國朝文滙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六十五

孫爾準字平叔號萊甫江蘇金匱人嘉慶乙丑進士由翰林官至閩浙總督諡文靖有泰雲堂集

李兆洛字申耆江蘇武進人嘉慶甲子江南鄉試第一乙丑進士選庶吉士改官安徽鳳臺知縣有養一齋文集

孫原湘字子瀟江蘇昭文人嘉慶乙丑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有天真閣集

趙艮甫樂潛堂詩叙

孫爾準

歐陽子為梅聖俞詩叙言詩人少達而多窮。而論者又謂詩有臺閣之體有山林之體。崢嶸華贍。玉戛金撞者。臺閣之體也。憔悴婉篤。激厲淒清者。山林之體也。桐鼓霜鐘。各以氣感是則窮達之故。詩實為之。予讀宛陵集。古淡蕭寂。有揫歛而無發舒。宜其窮也。故嘗以歐陽子為知言。乃持此論以讀趙子艮甫之詩。則又不然。艮甫少禀異才。余初識之九峯二泉閒。年甫弱冠。抗聲高吟。遐瞻遠矚。有俯視一世之概。其為詩操筆立就。光華煥發。爛若芙蓉之芳。私心竊謂他日高文典冊必出其手。繼乃連擯於有司。閒嚴橐筆浪遊。之浙之閩之京師。賣文之資。復值蹤徒胠篋以去。垂橐而歸。樵蘇不爨。可謂窮矣。乃窮日益甚。所為詩日益富。今年春。裒其所作。釐為八卷寄予。纏綿春麗。音雅志和。絕無顑頷侘傺無聊不平之氣。予考聖俞生平。少即為錢惟演歐陽修所知。其後以大臣屢薦。宜在館閣。賜進士為國子直講。累遷都官員外郎。用修唐書勞。錄其一子。史稱西南夷弓衣皆織其詩句。則其官雖不大顯。而名聲著於當時。以視艮甫青衫潦倒。求一日脫白而不可得者。其閒相去為何如。聖俞之詩宜窮。而未嘗不遇。艮甫之詩宜達。而不免於窮。臺閣山林之說。又何以稱焉。予又考

唐詩人達者。惟高達夫。而窮身瀚國。窮之甚者。莫如羅昭諫。今讀兩人之詩。類皆蒼涼壯激。風格相去不遠。詩同而遇不同。又何說也。達夫年五十。始以詩名。今艮甫適如其年。則前之為昭諫者。安知不後之為達夫也。艮甫之詩必傳。達與不達。與詩無預。而臺閣山林之說之信否。則吾請以艮甫之詩驗之。

招鶴堂詩叙

歲壬子。余始以詩識蕭子亦喬於城南楊氏。別十年復相見。出所為詩。裒然積尺許。讀之累日不能盡。而亦喬又有皖江之役。屬贈言以叙其詩。余豈足以知詩哉。雖然。嘗學之矣。自風雅肇興。以訖今茲。作者日多。體製日變。會而計之。巧歷不能盡。要其大旨。無悖於三百篇而已。三百篇之詩。正直康靜。廣大疏達。初未嘗追詞琢句為工。而自蘇李以降。所稱作者。如李杜韓蘇。類皆恢張幽渺。窮極變怪。然後名於時而傳於後。若古今異趣者何歟。世代遞而風會新。士生其間。囿於樞機。不能不屢變以成一代之詩者。天地自然之氣化也。民彝物則之理。秉於生初。發而無違其質者。古今不易之理道也。古昔詩三千篇。孔子删之存為三百。而一言蔽之曰思無邪。三千篇中。豈無工於修詞。如後世所詫為怪偉瑰麗者。乃孔子必删之。其删之也。初非斥其詞之不工以為病。則既删之詩。雖不可見。而所以删之旨。自可默會而得之。苟得其

旨。雖體格詞句。日變不同。而不變者自在。李杜韓蘇所以名於時而傳於後者。胥由乎此。世之言詩者。本無得於四始六義。模擬剽竊。又牽率於應酬贈答。無欲言之實。而強言。其傑者。驅役故實。餖飣箱篋。以破壞其體。下者好濫淫志。流為靡曼側豔。以猥褻其詞。是勞精敝神。竭一生心力趨之。而適得為孔子之所删也。豈不盭哉。亦奇積負米養親。望雲發詠。又遭歷變故。沈吟悲慨。有極焉四方之音。其根於至性如此。宜其詩之多而工也。乃余更有為亦奇進者。凡言之得已而不已。非其至者也。亦奇積學窮理。以端其本。平心處物。以習其行。明於當世之故。及其身所遇合。脫有感發不能已而沛然出之。咏歎而紬繹之。上之陳民風而觀得失。下之舒結轖而平性情。不必致工於體格詞句閒。自能頡頏李杜韓蘇而上希乎三百篇之旨。洵為詩學之成矣。亦奇其勉旃。

游黃公澗記

錫山有澗。以楚黃歇飲馬得名。曰黃公澗。每山雨既至。衆湍急流。頃刻奔匯。志所謂逆流疾趨。始覓其妙者也。丁巳六月。霖雨浹日。同人欲觀焉。未果。次日復雨。竟三晝夜。檐溜淙淙不少殺。城渠溢。居窪者水及半扉。魚遊於庭。蛙生於竈。艇浮於橋。猶不得行。薄暮乃大颶。拔樹圮屋。水聲益洶。明晨風止日杲。啟扉則波逆湪漾。不知在闠

閣中。乃急呼侶躡前。約至山麓。沮洳不可止。問之山人。得逕至其旁。水自岐嶺爭道下。噴珠漩雪。隨峯折旋。納者溢者滿者潰者。激於石而洄者。陷而瀝者。洑而滕者。大波為瀾。小波為淪。其聲潨然滮然。下墜而潀然。莫不中音。如臨洞庭之野。旁有巨石。明邵寶大書卧雲二字。方徑六尺。搴路石而觀。或赤雙足涉其流。盪擊幾仆。恃石乃可植足。水涌濺毛髮盡溼。既出。足疲不能溯其源。乃循故逕下。入胡氏園。登亭望之。水如白烏。隱現林際。惜為迴巒所障。不能攬其全。夫山水雖奇。因人而著。若峴首之於羊公。新城之於謝傳。固其宜也。春申一豪華公子耳。跡其所為。見譏於世。而茲澗之被其名者。歷千餘年而不改。豈非以其勢位之盛哉。雖頹垣遺址。沓不可尋。而豪侈之象。猶可想見於荒蹊蔓草之間。因相與慨歎久之。遂書之以為記。

沈孝女傳

沈玉琴者。邑人元相之女。國學生玉書之姊也。孝女幼而端靜。不煩傅姆。有成人風。年六七歲。父授葩經。輒了析大義。稍長益通書史。於中壘列女之傳。茂先女史之箴。尤所耽翫。發音在詠。動容成紀。珩璜璵璣之節。迴於前徽。著為坤則。戚黨往來者。無不欽其淑慎也。年及笄。采雁在門。孝女聞之。輒欷泣。父母慰諭之。女斂衽進曰。兒所以泣者非他。大人既聰既衰。而弟齡尚幼。未及成立。晨昏溫凊。燠寒疾痛。苛癢抑搔

之事。非女無所伍。安有舍其父母而事人之父母者。今大人出或歸不時。心輒惴惴。一旦有適。受醴房階。則將去父母之側。而以從人為義。此女之所以悲也。父母鑑其誠。乃卻幣謝使。以成孝女之志。家雖貧。勤紡績以佐甘旨。滫瀡脂膏。必以時進。玉書既冠。為之聘婦成禮。父母疾。每祝於庭。乞以身代。父母先後卒。哭泣不絕聲。卒以哀毀死。年僅若干。或謂孝女立行過奇。不可以訓。宋共姬之卒也。君子謂其女而不婦。孝女得毋有類於是乎。余按之史冊。如北史新唐書所載涇州倪氏兗州鄭氏。斷髮毀服。以養父母。皆已受聘而卒不行。史氏猶書之以為美談。況孝女瞬然矢志。不移於初擬之倪鄭。殆為過之。而猶相訾議。不亦疏於經義乎。玉書不忍沒其姊。請書其事。余謂孝百行之原也。士夫難之。而見於女子。孝女蓋自有其不可沒者矣。爰書此以俟彤史之采擇。

許烈婦趙氏傳

烈婦趙氏。華亭縣學生家麐之女也。嬪於許。其夫祖恒死。烈婦雉經以殉。淞之士大夫作為詩文以張其事。余讀而歎異焉。泉州廈門同知許君原清。祖恒之世父也。就諗之。原清愀然曰。烈婦歸許五年矣。勤中饋。動作合禮則。事舅姑以順。接人以和。無疾言遽色。初不意其剛決若是也。先是其舅抱疾歸自毗陵。烈婦助祖恒侍醫藥。勤

苦無不至。男疾愈而祖恒積勞成疾。烈婦所以侍醫藥者。勤苦又無不至。而病竟不起。歛之日。烈婦絕粒不食。舅姑強食。乃食。為立後以慰其心。烈婦語家人曰。夫幸有弟。明歲授室矣。高堂侍奉不乏人。我生奚益。徒使泉下不瞑目耳。家人頗防閑之。會喪次四十九日。吳俗謂之斷七。烈婦治祭上食。哭盡哀。去登樓。家人從而視之。已氣絕。蓋其決於內者久矣。此其畧也。承詢敢以傳請。其他皆庸行不敢附會。以失其真。噫。是則可書也已。因即其語而叙次之為傳。

論曰。婦人以節烈著者。自漢以降。始見於史。三代以前。無聞焉。或者遂疑為過中之行。余考春秋齊紀叔姬宋伯姬之事。伯姬謚而叔姬不謚。徐彥以為叔姬雖能處隱約。全婦道。而不能與守節盡誠以死之共姬同。是則可以觀聖人微意之所在矣。過中云何哉。

瞿忠宣公集序　　李兆洛

瞿忠宣公集十卷。常熟許氏所藏。國初未敢行世。故四庫書中不著其目。聖朝寬大。如熊襄愍之集。乾隆中奉旨進御。命其子孫刊行之。則是集安可以不傳世也。原本分十二卷。而誥敕行狀誌銘追輓幾溢其半。今皆别而出之。蓋無雜文。許君為搜採補之。公奏議尚有被逮申辨疏。力辭廣西巡撫疏。薦錢繼登譚貞吉等疏。見于公子元錫所為狀。以非全文不復入。定為十卷。雖文武尚有遺者。則俟續獲而補焉。校梓始道光十四年九月。越明年四月竟。兆洛獲與讎字之役。謹識其後曰。公之在掖垣也。僅七月而疏凡數十上。時天下雖已破壞。而繩索粗完。紀綱粗立。公所建明。皆一時之急。于正人心。厚元氣。所以匡主德。延國脈者。皆略具于此。使得竟伸其志。於定傾救敗之道。猶有冀焉。思陵初亦信嚮行其一二。及以會推閣臣入溫體仁之譖。感志遂不可解。擯斥不顧。奸惡奮於愛憎。是非眩於名實。日甚一日。以至於亡。聖人所以有災必逮身之戒也。悲夫。留守封事。隨事補苴。動成掣曳。運際流極。尚何言哉。當桂林播遷。危於纍卵。臣主一心。以禦外侮。尚恐不支。而吳楚內訌。孫李外張。小人之禍人國至於此乎。公之不肯從永明西行。而以留守自任也。亦猶史忠正公之不肯在朝。而願為介胄馳驅耳。蓋逆知王坤劉昌元之輩。不可調劑。而朝中

文武。不能無水火也。雖然。百六艱難之會。必內有重臣。提紀綱。張法度。運籌決策。聯絡指臂。而後可以圖功。永明亦仁主耳。非有英姿明畧。足以憚懾羣下也。呂大器文安之。稍有聲望可倚仗。而或死或出矣。彼吳炳王化澄嚴起恆何吾騶丁魁楚諸人。而望其匡弼弱主。制馭宵小哉。況當時所指以死灰復然者。十三鎮之降將耳。彼皆犬豕豺狼之不如。勝則奮臂獲功。敗則回面內嚮。名為勳鎮。其於盜賊。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不得已則去兵。不得已則去食。烏有招盜賊以自殘其民。而可以為守者乎。事已無可奈何。姑竭匪躬之節。置死生于度外。以告天地而報君父焉耳。夫田橫島中。壽春城下。覽古者猶為之涕泗橫流。而況壞梁木于顛厦。殞大星于傾天。慷慨之士。烏能不悲其志而閔其遇也。

書費孝子傳後

天人相與之際密矣。一氣之所呼吸。無毫末間也。古來記孝子尋親事甚多。皆如響斯應。其事往往出思議外。費孝子又以髫年奮志。于往不知所向時。得王叟指示之。吾疑王叟非人也。有憑焉者也。兆洛夏在壽州行邑。至僻落宿焉。其民人為言某孝子事云。孝子生。而父以歲凶出謀食。遂不返。孝子長。母告之。既貧。且足趾未嘗出里閈。漠然無可為計。見其鄰有招魂者。私念虛空可以神氣致。乃于人靜後。登野橋四

面呼父。半年後。聞一面似有應聲。益疾呼之。又數月。覺聲漸近。久之若咫尺。乃問曰。吾爹耶。爹安在。聞應聲曰。吾死矣。循聲往。骨可得也。明夕裹飯而往。循聲行。竟夜三四十里。比曉而宿。逮夜復行。三數日。聲止不前。比曉。乃詢其里人。言姓名狀貌。僉曰。是某也。死四五年矣。瘞某所。因發而抱其骨以歸。母方以孝子不返。屬里中求之。而孝子已負父骸至。乃大駭。羣稱孝子焉。予嘗記其事。授州中人。令補載州志。今久而忘其姓名矣。古孝子之尋親者。或因乎夢寐。或得之故老。或導于明神。予以為此皆孝子一人之氣。充塞空際。而天之氣乃假于夢寐故老明神以應之。此至誠之所自為也。吾故疑王叟非人也。乃至以幽明隔絕之地。通之以聲。無間呼吸。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金石且為之開。而況父子一體乎。孝子名春榮。浙之烏程人。事詳某所為傳。予南潯新業。數樸遊諸侯間。予至涇川遇之。與語甚契。出傳相示。故私志其所見者云。

常熟三閭大夫祠堂碑銘

常熟屈君某。營三閭大夫祠堂。既成。謁諸有司。春秋之仲。官為致祭。自序其堂庭面勢。及經始落成之年月。介予為文以碑之。夫斯文之入人心也深矣哉。遠而彌新。久而不厭。動於所不容已。而天下莫能自外焉。則天下俎豆之矣。六經皆言之精者也。

子獨曰。不學詩。無以言。蓋文之溢於情者。惟詩爲然。溢於情。故假於物以將焉。博其詞以充焉。宣其鬱結。通其志氣。非豐於詞而華於章者不能。故凡文之豐於詞而華於章者。皆詩教也。屈子深於詩。怨慕悱惻。以自理其性情。而後之學士大夫。有屈於志。有鬱於情。不能自遂。讀其辭則不啻怡然釋然者。皆詩之所爲教也。故竊以爲屈子有功於詩教甚鉅。宜與韓嬰申培並祀兩廡。近世士大夫。號能詞章者。就所愛以相尸祝。若李白杜甫白居易蘇軾陸游之倫。所在飾館宇相奠醊。而三閭之祠。惟楚中間有之。他郡邑無聞焉。茲非闕乎。屈君託冑荆芈。篤念追遠。誠大夫之神所宜憑依。而予獨以離騷二十五篇。明天道。達人倫。紬繹聖藉。以誘來學。其肆祀昭享。爲宜先於唐宋諸賢也。是爲銘曰。

禮幹樂龔。芳華在詩。孕以光嶽。竅於伊吭。勾軋乎意。感發吐辭。英藻紛葩。道無參差。風首南音。昌於正則。炯朗明志。憔悴窮播。荃察奉拳。風諂惻惻。去聖非遠。來芳無極。冑經恢宗。大啟昆雲。豈曰文章。以性道尊。齊魯傳事。毛鄭詁言。於此寂寞。於彼鏘還。高陽孫子。肆予肇祀。度新有虔。饋食稽禮。高堂邃宇。烹魚酌醴。汩吾南征。豈此沅澧。南沙之阿。巫咸婆娑。虞仲放言。于游往歌。山兮陂陁。有菊有蘿。水兮曾波。有芷有荷。靈兮宴娛。是笑是睎。凡能治經。綴萩締糸。灑埽拜跽。宜鄒魯桃。擁與在茲。溥海淳制。

明登萊巡撫陶朗先傳

陶朗先。字元暉。秀水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出熊襄敏公之門。與無錫高忠憲公暨其師友皆大賢。而才質亦自相近。遂與同其患難也。初授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出守登州府。登萊青連歲飢。而遼東大熟。請暫弛海禁。轉粟以賑之。妖人胡從魁挾飢民作亂。立撲殺之。募民開島田七千餘畝。儲軍食三十餘萬石。擢本省按察司副使。時遼東需餉甚急。遂使備兵登萊。從海道而輸之。凡三歲。輸百八十餘萬石。省陸道饋運費錢二百餘萬。少府錢五百餘萬。既而遼陽失守。朝議三方進取。三方者。廣寧為正兵。天津登萊為奇兵。經略熊襄敏公策也。設登萊巡撫。即以朗先為之。朗先銳意規畫。時遼民渡海者。朗先分插屬邑。給曠土使耕。募其獷悍者為兵。以所儲軍食充餉。三月。得水陸師三萬。馬萬匹。甲仗火器二百餘萬。戰船二千餘艘。冀與熊公戮力策應。而遼撫王化貞。故與熊異議。互相訐奏。廣寧復陷。化貞奏毛文龍鎮江之捷實僨機也。朝廷以為奇功。而熊公以為奇禍。朗先亦疏劾文龍。季春煜者。魏璫假子也。與朗先故有隙。高忠憲之劾崔呈秀也。季唆崔曰。高之劾公。陶實使之。呈秀遂劾朗先忌文龍。黨廷弼。會廷議亦有登萊水師無所用之說。朗先於是疏請散兵裁撫節餉侍時。且乞歸。得旨慰留。而兗西白蓮妖賊。攻陷鄆城安東等二十餘縣堡。賴朗

先撫之悉平。再疏乞休。璫遂授意應撫王象恆劾朗先侵餉。懸坐贓銀四十餘萬兩。逮獄籍其家。不及千金。朗先將置辯。而熊亦先在獄。謂曰休矣。璫寔容乎。遂誣服。又勒使噬楊左。不可。考掠死獄中。崇禎即位。子舉人學曉。詣闕訟冤。始得免追。完其息餉。朗先之入獄也。登之人赴京師號救者無數。登兵願捐三月餉。以存其家焉。

張烈女馮孝婦傳

嗚呼。人倫之變難言之矣。禮義情性俱窮於所施。不得已以一死自完。死而其心仍不敢求白於天下。自古忠臣孝子之用心。其隱曲苦痛。往往如此。而論者或惜其隱忍。或悲其湮沒而不彰。豈足以知其心哉。道光十年。數月中而闔邑中一烈女一孝婦之死事甚異。特合而傳之。烈女姓張氏。邑丈成里人。父曰蕙南。女字于同里沈盤德。而父母相繼歿。依祖母居。沈遂逆為童養媳。婿之父善賓者素無賴。數以穢語詆女。女謹避之。又禁女不令歸省。張之戚有與沈鄰者。女祖母偶過之。女闖乘間得問安否。而密訴其事。嗚咽曰。兒命苦。惟有死耳。又嗚咽久之。屬祖母曰。勿揚於人也。未幾女自經死。蓋其日里中為儺。舉家往觀。女獨在。善賓瞰遍之。幸得脫。度終不免也。時道光十年二月十四日。年二十二。孝婦馮姓。邑金二里人。祖天緯。諸生也。父早歿。婦幼字郡中吉龍大童養焉。性慎默。事舅姑甚婉淑。年十八成婚。而姑病偏廢。飲食

卧起皆需婦。翁姑皆欲愛焉。龍大游蕩。欲衒婦以媒過客。婦不可。龍大別狎一娼。引之歸。翁姑惡而逐之。婦曰。姑病。婦終日侍。若為他事間得一人分其勞。甚善。因構卧具置姑室。伴寢者七年。仍以其間拮据操作。龍大時時毆辱婦。婦未嘗有怨色。久之所狎婦死。龍大益無賴。會翁病。龍大市毒藥以授婦。令飲翁。婦御其藥。長跪勸沮。龍大愈怒。數日別市藥。毆而逼之。婦歎曰。我所以不死。為翁姑耳。今無冀矣。入視姑寢。視其息。乃還龍大所。舉藥盡飲之。謂龍大曰。我代翁矣。願以後勿萌此念。須臾毒發而死。道光十年十一月十三日也。年二十六。

李兆洛曰。沈善寶與吉龍大。宜復人類哉。而幸逃於法網。此聞者所為豎髮扼腕。恨刑罰之不中也。雖然。二女子之所為。婉轉徘徊。以求保全其尊親。希冀萬一悔悟。事至無可奈何。而以身殉之。度其心拳拳未有已也。身之不恤。而遑計身後名哉。而肯惎其舅其夫以自襮哉。此志士所以必於仁人也。

原道根　　孫原湘

萬物皆無根也。虛虛靈靈。杳杳冥冥。倏然而滅。倏然而生。古之人即今之人耶。未可知也。今之人將復為後之人耶。未可知也。未有天地。我從何來。天地既盡。我將焉往。謂我在天地之中。天地原未嘗有我。謂我在天地之外。無我安得有天地。夫我亦與天地同一氣耳。一氣之中。渾渾淪淪。忽而上浮。忽而下凝。人之生也。如浮雲。如輕塵。天地之氣。偶然成形。至於散盡。清者歸天。濁者歸地。是則所謂根也。而何根也。執天地以為根。天地又將何所託以為根乎。天無根而不傾。地無根而不墜。日月無根而運行不息。人亦任天地之氣以流行上下而已。稟至清之氣為人。物欲溷之。濁日積也。稟至濁之氣為人。義理磨之。清自出也。究之清者未嘗無濁。濁者未嘗無清。蚩尤之魂。亦為星辰。堯舜之靈。同於野土。又各以其清者歸天。濁者歸地。上智棄其濁。故全其清。下愚戀其濁。故忘其清。所自主者我之性耳。子輿氏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我以仁義禮智為心。仁義禮智。即我之根也。歸於仁義禮智。即歸於我生之性也。能盡其性。道之根在是矣。

釋知

太虛遼廓。土水火風。實之。雜為千品萬彙。凡形而有者主於土。聲而動者主於風。潤

而通者主於水。燥而躍者主於火。太山之與稊米。醯雞之與應龍。靡不具四者之質。根四者之性。而蠕蠕焉。蠢蠢焉。人其最長者矣。四者能為質。而不能為知也。有虛而靈者焉。轉旋於恍恍惚惚。錯出於紛紛紜紜。翕焉若芥之投鍼。頹焉若旅之甘寓。而角者觸。鱗者遊。翼者飛。足者走。是謂之知。知之中人又其最靈者矣。人之知為心。心之知為神。人之生也。質乎土水火風。心乎太虛遼曠。是能化土為仁。育萬物。化風為義。鼓萬物。化水為智。利萬物。化火為禮。辨萬物。玲瓏於太虛之中。動而合。止而安。終始乎乾坤。飛潛乎離坎。行乎土水火風之上。滅乎土水火風之跡。離其質而精乃存。用其虛而一乃神。窈窈冥冥。合乎至道。而至道無形。常人窒焉。愚者梏焉。火灼水焦。水沃火滅。土窒可以室風。風厲可以颺土。四者交為害。非性之為而形為之也。人不可以形無形。而不可以不心無形。人不可以心無心。而不可以不形無心。忘形而心存。忘心而神存。忘神而無存。無存而無不存。是之謂大同。是可求之於聾瞽喑啞之途。而不求諸聰明辯辯之中。

觀我

盈天地間。一我而已。我生芸芸。與萬物化。自我觀之。我一我也。自人觀之。我一人也。人自觀之。人一我也。人人我我。人人。所以者何。我我之見勝也。見我而不見人。由見

人而不見我也。其所見者非我也。見夫我之似人者也。見夫人之似我者也。天非日月。無以為天。地非江海。無以為地。人非精神。無以為人。觀天者觀乎日月。觀地者觀乎江海。知日月之為天。江海之為地。而不知日月非天。有所以為日月者也。江海非地。有所以為江海者也。日月所以照物也。日月而照物。麗乎天而已。何以一升一降。江海所以利物也。江海而利物。順乎地而已。何以一嘘一吸。凡其升降嘘吸。皆天地之所以返觀也。天以日月之晦明。反觀其進退。而天道昌。地以江海之容泄。反觀其盈虛。而地道宏。人之精神。有時而靜。有時而動。人知動靜之為精神。不知精神者。所以為動靜之物。非所以為動靜也。以動靜觀精神。而精神疲於動靜矣。動靜又疲於觀矣。以精神觀動靜。而動靜化於精神矣。精神亦化於觀矣。夫而後向之所見為我者。有人而後有我者也。及有我而不知有人者也。君子觀夫人我同出於一源。故無我。非無我也。所見者萬物同具之我。而非一己獨私之我也。萬物同具之我。天之所以與我者也。散之則我一萬物。合之則萬物一我。不滯我於有。不遺我於虛。包天地之所為我者以為我。其皆從此觀入哉。

王仲瞿煙霞萬古樓集序

天之生才不數。生奇才尤不數。積日星河嶽之氣。百年而一生。生矣。或遇或不遇。天

似不能無厚薄於其間。要其得於天者既厚。必使之有以盡其才。而其所以盡其才者。不係乎遇不遇也。以賈生之通達國體。親承宣室之問。而不能不困於長沙。以杜季雅之淹博壯烈。封奏論都之書。而一為郡文學掾。廿年不關京師。又況於偃蹇阨塞。十試不成進士之仲瞿乎。嗟乎仲瞿。其才辯。其學博。其文章可以凌駕百代。牢籠萬物。以文武膽志為畧。以措置一世為務。方其嬴然弱冠之年。於兵農禮樂天官河渠。旁及百家藝術之書。靡不講明切究。廣庭雜坐。抵掌而談。聽者側耳屏息。莫敢發難。雖未見於設施。而其囊括古今。為有體有用之學。固已粲然矣。既連不得志於有司。挾其氣奔走公卿間。未嘗不倒屣改席。延致上座。君盡反借箸。指陳事宜。當事摳衣奉手。奉教惟謹。然卒未有能用其言者。而君已垂垂老矣。嘉慶辛酉壬戌之際。名流宿學。雲集京師。法梧門祭酒。主盟壇坫。論定君之詩。與大興舒鐵雲位及余為三家。作三君詠。傳播其事。君夷然不以為意也。余乙丑假旋後。息影江干。不復踏長安塵土。君與鐵雲連轡入都。再試再黜。鐵雲侘傺以死。君流蕩江淮之間。益不自得。然氣益斂。文益奇。裒集所為詩文。如干卷。自以鐵雲而外。知君者莫余若。屬為之序。噫仲瞿乃今為辭人矣。以仲瞿之才之學。俾得傾筐倒庋。盡出生平縕蓄。潤澤海內。必有奇蹟卓犖。異於俗吏之所為者。屑屑於飾竿牘。飾鞶帨。爭工拙刀錐之末。豈其志

哉。豈其志哉。君自言今夏遊雲臺山。山中多古木。皆數千年物。其材偉然巨麗而自晦於窮崖絕壑。人跡罕到之境。殆天之有意位置之者。不如是不能輪囷離奇至此。仲瞿此言。其殆自謂耶。觀於賈生雖放廢。而治安一疏。彪炳千古。杜李雅既得從事擊羌旋戰歿於射姑。信乎天之待其人。不係乎遇不遇也。讀仲瞿之文者。亦可無論其遇已。若其文之瑰偉瓌麗。忽莊忽騷。若正論若游戲。由其才大氣盛。噴薄而出。仲瞿之學。固不盡於此。而人亦不當以此盡仲瞿也。

送巡道許公任江西按察使序

嘉慶九年夏五月。江南淫潦。田疇漫淹。吳郡諸屬尤甚。鋤耰就閑。雞犬漂沒。市民縣鬴而食。野外數百里無炊煙。於是鄉里無賴。呼召黨類。操白梃橫食於貲家。居民大恐。郡將發卒勾捕。則累累如豕羊。一日至數十輩。常昭為大都會。為比郡省糴。奸民貼販。復潛載出海謀重利。富家無越歲之藏。不幸水旱。則轉就市乞米。市亦為空。民無食者。相率呼號縣官。饑餓愁冤。閭巷相屬。當是時。兩邑之人。殆無生理。漢陽許公觀察此邦。慨然曰。天其降凶罰。懲我吏民。則異辜。飭邑令嚴市禁。杖諸少年。而貸其死。親行諸鄉。察其災之等差。請中丞聞於朝。

天子下詔。議蠲地丁錢。吏議所以撫綏民者。秋八月。中丞下其議於吏。時公監省試

入關就關中啟事。力言緩丁錢不緩漕米。有不可者三。故事南未遇災則編令不緩米。破歷代成例。貽天下後世口實。不可一。民既納上忙錢矣。徒緩其下忙使易米而納。而江南賦米三倍錢。民必無力。有力者轉以籍口。不可二。民貧則官徵益急。使民無佗。徒取民怨而無補

國計。萬一鄉農戕諸少年而起。何以靖之。不可三。爲通倉計。應請戶部合天下籌之。奚獨取盈於災黎十數萬之米。於通倉爲數少。於江南爲害大。非仰體

聖主愛民之心。啟上。中丞動容入奏。

天子再下詔。編緩江南漕糧如千石。命有司發廩賑荒。民大悅。遂進徒史里胥詔之曰。朝廷傾府藏。拯民死。若曹敢匿饑口。減豆區。使一夫不獲者。罪與盜公帑埒。皆頓首謝不敢。復進士大夫耆老而告之曰。

上之德意至矣。推大究通。宜不在鄉黨。遂開捐賑公局。踴躍輸助者。八百餘人。得錢三千五百萬有奇。領以謹愿之士。俾次第授民。非明年麥大熟。勿罷。部署甫定。

天子命公陳臬豫章。瀕行。民道遮公曰。公活我。奈何棄我去。扶老攜幼。送公境上。昭文孫原湘進曰。公之惠我民者大矣。惜不獲終事公。然公亦何能忘我民也。自公之來。盜賊屏跡。市無奸宄。使既公之伍。清寓恬愉。民食公之德而不知所自來。公所樂

也。今者勞神焦思。挽回非常之災。出溝壑衽席之。而後民乃知公活我。斯則公所慶然以為不幸而享仁人之號者也。夫人至疾痛慘怛。而後父母之思見。豈父母之所樂哉。雖然民則幸矣。近世官與民雲泥然。位至監司。則去民益遠。今公愛民。民亦愛公。上下之間。藹然以真意相接。我民繼自今。耕作以時。年豐而人和。其能勿思公。設不幸而復有今日之事。其能勿思公。是公雖行。而公之留於民心者無窮也。

宋滕章敏公祠堂碑記

滕氏自宋龍圖閣學士章敏公。以諫議政績著天下。嗣後代有名人。靖康時則有忠節之艱貞。紹興時則有忠惠之義勇。子姓繁衍。其自越遷吳者。或居無錫。或居蘇州而章敏專祠實在閶門內宮巷。勝國時所建也。先是洪武中。有忠愍公諱某者。奏請而未行。至崇禎時。始度地創建。以忠節忠惠配。而忠愍亦得附焉。 國朝乾隆初。曾給帑重修。歷今八十餘祀矣。雖烝嘗罔闕。而荒圮摧剝。幾不足蔽風日。裔孫某慨然興修葺之志。謀諸宗人某某。僉曰。此而弗事。其何以妥先靈而示子姓也。乃各出白金如干。以庀木石。以庀徒衆。而以族人某董其役。隘則廓之。傾則易之。凡幾閱月。而工訖。於是宗閎修整。丹堊壯麗。煥乎其改觀矣。某某等將於某月之吉。陳牲醴肅將祀事。而屬昭文孫原湘撰辭。以為麗牲之碑。謹按公之建樹。其載諸史乘者。既

炳如日星矣。獨念公以公忠密勿之志。值神宗虛衷納聽之時。言朝政。言邊事。言朋黨之禍。侃侃鑿鑿。可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矣。獨言及新法之害。遂遭忌者之擠。黜為池州。再貶郢州。前此言地震致災。亦嘗中執政之忌矣。而秦州之命。神宗特留不遣。何至是而樂羊之謗再入。即墨之伐旋至。十年流落。終已不召也。嘗謂進言之道。釋疑易。祛蔽難。祛蔽猶易。沮欲更難。神宗以中主以下之資。挾秦皇漢武之志。日思克復燕雲。汲汲前烈。所躊躇者兵餉之不足耳。安石一出而富國強兵之計決矣。新法之行。將以求吾所大欲也。夫秦孝變法。而甘龍杜摯之言廢。漢武興利。而顏異誅。自古未有言利之朝。人主可以一言悟者。然明知言之且重得罪。而不忍苟默以自全者。人臣之道然也。不言而得罪於天下。孰與得罪一身哉。厥後元豐五年。公已自池州改安州矣。猶言採買紅花浮數。乞罷其事。則公之敢言。雖至廢棄而不悔者。十載下登其祠。猶想見其人。公諱元發。初名庠。以避高魯王諱。改字為名。忠節諱茂實。忠惠諱某。修祠之歲。則道光七年也。

卷石勺水軒記

卷石勺水軒者。余友陸子固亭之居也。軒面陽負陰。直六弓許。廣容一榻。坐可三四人。窗南一小庭。得其直之半。廣如之。中列一峯。約五尺許。無雄奇夭矯之狀。對之穆

然而都。石下一窪。類古甕。可貯泉半升。盛夏不竭。雖遇淫潦。亦未見盈滿。軒以是名客有語固亭者。曰子何見之小也。夫峯有橫有側。有俯有仰。有樹木之菁鬱。有雲霧之翁翳。其險者有若奇鬼猛獸。千變萬化而不可測。水有波有瀾。有潮汐。有渟瀅往復之致。有奔騰澎湃之觀。隨乎人之所得。顧而樂焉。沾沾焉一卷一勺之是取。不已陋乎。言未既。主人笑而起曰。舍所有而企所無者。貪也。忘其內而馳其外者。妄也。五嶽太山為高。齊崑崙則為土塊。四瀆河為大。入滄海則為溝渠。而太山不失其為高也。河不失其為大也。且吾聞一簣之壤。積厚則成。九軔之井。不及則廢。人患失其守耳。失其守。則雖吾之所固有。轉瞬而忘之。又何外之可求。客唯唯退。余遂書以為記。

浦孝子傳

國家設旌門之典。以彰孝節之行。苟有其人。有司以聞。朝奏夕報可。用以式靡起懦意良厚也。然節婦每歲下禮部者。不下千人。孝行數人而已。蓋節有年例可據。孝則自飭於無人之地。非有奇節詭行。足以震炫里閈。人恒忽之。而有司又慎重采訪。不輕信也。故舉之尤難。然吾謂風俗之偷。由於無所觀感。無所觀感。則獨行而寡和。不自知其相率而入於浮薄也。然則苟有其人。尤當思以廣其傳。非士君子居鄉之責與。邑東北鄉曰福山鎮。瀕海而俗獷悍。浦氏獨柔愿。至孝子尤恂恂和不勝衣。家貧。

販於江北。一夕心悸曰。吾父殆病矣。急航海。颶風陡作。檣帆摧折。前舟俱覆。榜人不知所為。孝子自操舟逕渡。父果病亟。孝子事醫禱。目不交睫者十晝夜。刲股進之。竟獲瘳。又數年。乃卒。孝子縛草墓側。日負販養母。夜則宿草舍中。值風雨。嚴坐達旦。人多憐之。孝子弗顧也。孝子年六十餘。每祭奉栝棬。未嘗不泣下。嫁其兩妹。析家具三之。曰女弟猶弟耳。方父病亟時。鄰夜火。既延及矣。孝子以身蔽父。風猛甚。火忽越廬而過。左右鄰蕩如。而孝子家獨無恙。孝子名恒。字近倫。

贊曰。吾聞孝子父士瑜。善事母。數歲時。侍母食。日止粥一餐。士瑜食故緩。所持實空器。母察而憐之。近倫之孝。有自來矣。荒江僻遠。禮義之教所不及。浦氏父子。人以販夫目之而已。然一門之內。獨以孝行相繼。謂無所觀感而然。豈其然與。

廣東欽州知州李君墓誌銘

余年十二三。過張子和。有褐衣潵儻據高座譚文者。其辭滾滾可聽。子和曰。此余中表李小雲也。自是遂為忘年交。及余入翰林。君適需次京師。同寓舍。同車而出。及君解組歸田。同遊天平元墓諸勝。嘗登西山。君指湖光煙靄間曰。此中埋我骨。他日志吾墓者君也。未意一轉瞬間。其言遽驗。勝遊如昨。人之云亡。余雖不文。其敢不踐前約。謹按狀。君姓李氏。諱書吉。字敬銘。小雲其號。先世自中州徙吳。十二世祖贈承德

郎諱乾占。籍常熟。承德生遇春。嘉靖戊戌科進士。工部屯田司主事。自傚潛德弗耀
祖璜精於醫。著有仲景傷寒論集成行世。子三。鑑鎮銓。銓字鈍庵。君考也。祖父並以
君貴。　贈文林郎。如君官。鈍庵習刑名之學。嘗陰活人。臨歿謂君曰。努力讀書。食報
當在汝矣。君舉乾隆庚子京兆試。以三通館謄錄議敘。授雲南宜良縣知縣。署雲南
縣。兩署永北廳同知。丁母憂歸。服闋。使發廣東。署豐順縣。補龍川。調澄海。以秩滿升
欽州知州。欽州瘴癘之地。君既屢膺遷擢。屢不果。至是始晉一階。而年已七十二矣。
決計引疾。遂不復出。君精明練達。所至務有以自見。永北為迤西與區。轄五土司。號
難治。君悉意撫夷。而懲漢奸之入夷者。井里羅漠水田畝為麗江木土司。夷寄居佃
種。田久易主。而麗江猶徵其丁賦。乾隆時。緬甸用兵。協濟永平夫馬。沿例歲索伐雇
銀。土練自康熙時裁撤。一逢徵調。猶飭召募。三事皆為民害久。君上書制府。悉禁除
之。積困以甦。粵尚械鬭。事發則買凶。君請照聚衆傷人例。以主謀者擬抵。餘釋不問。
凡盜得財者皆斬。粵例入室者斬。接贓者戍。於是殭者卸罪於弱。君按實論罪。盜始
畏法。生平膽畧自負。維西栗粟夷煽逆。君從覺羅琅公往勦。雪山上下六十里。阬谷
皆白。人馬淖入立斃。君手竹竿。率先探險。軍士乃得成行。大軍駐瀾滄江。命君日過
江偵賊。瀾滄江者。黑水發源。飛湍迅流。渡以獨木。會大雨陡漲。不得渡。君以木箭貫

巨繩。繫對江兩大樹。後高前低。縛艑於筒以溜。將達則前反昂。俯視跕跕欲墮。稍溜接乃免。抵岸峭壁竦立。賊伏毒弩以伺。君購綫深入。悉得賊情。大軍依方進勦。事以平。是役也。人咸謂得殊擢。而君以母喪急請歸。不言功也。君雖勤於吏治。酷喜文字。嘗謂俗之不淳。由教之不先。所至振興書院。尤以養正之功。童蒙為亟。在粵時徧設義學。十五以上曰志學。八歲以上曰幼學。悍獷之俗一變焉。所著述有寒翠軒詩集六卷。文集三卷。澄海縣志二十六卷。卒年七十有六。配氏徐。子二。孝曾華曾。俱前卒。孫男二。昌備昌楙。來請銘者。備也。以嘉慶二十五年十一月。葬於邑西南芠湖之北字號新竹。銘曰。

成偈睞。哀牢賓。蠻花花草霑仁風。朝橫堂背琴。暮揮肩舁家。心存報國身鴻毛。拂衣不自言功高。酌貪泉。抱廉石。造適心。終不易。滇山粵水二十霜。霜鬢拂拂還故鄉。至今寓童叟女盧管吹甘棠。究山東。芠湖北。碧水一區瑩清白。千春摩挲眡此石。

與沈南一書

方坰

坰自武林回。思與足下相見一談。而學徒云足下已到館。因不復過訪。後乃知學徒所言之謬。為之悵怏者累日。足下近讀何書。身心之得失何若。幸一一詳示。以足下志趣高遠。不苟合於人。而坰之暗劣蹐陋。久為時俗所擯棄。足下顧時時賜之。且不以坰之言為迂怪。而加悅從焉。此其意必非偶然。而謂坰能無惓惓於足下乎。坰孤露之餘。加以疾疢。今年正月至七月。展轉牀蓐間。無一日親簡策。近始溫習舊所讀書。而心氣耗散。不復記憶。强欲記之。心火勃勃然炎上。咯血復作。輟書未終篇。輒欠伸欲臥。口吟不盡二三徧。即氣逆上升。痰咳隨之。嗟乎。年未及艾。而已衰頹若此。其安能久於人世耶。幸而不死。亦無復讀書之望矣。私竊念平生年少氣盛時。亦頗欲有所設施建樹。以章顯於世。既困場屋。運蹇不得意。則思退而讀書明義理。體之於身。以充全乎天命之本然。謂此事固操之自我。不難遂其志也。而今病又厄之。因歎人生世間。非特富貴福澤不可强而致。即學問之成與否。亦有命焉。非人之所能為也。踐履之恒。固不外乎日用。本心之明。固無時或止息。然欲周知三才萬物之理。以蘄至於融會貫通。沛然實措諸事業。非讀書不為功。且夫讀書之功之非可以旦夕竟也明矣。古之人具英偉卓犖之姿。而又有賢師友為之切磋講貫。猶必殫畢世之

精力。而後有成。而就其所成者觀之。猶且得其粗或遺其精。明於此或蔽於彼。蓋為學若斯之難也。而今欲以倮然衰疾之軀。苟且俛倖於其間。安可得哉。安可得哉。五行之秀異於人。人之有此身。非徒偃仰無事。自生自死於天地之間也。是故古之聖賢君子。其得於天也厚。而其益於人也大。達而在上。則仁義禮樂之所施。天下無不蒙其福。窮而在下。則講道論德。傳其學以垂教來世。此所以盡乎人道之實。而為天下後世不可少之人。且彼農工商賈之事。豈非為士者所深鄙哉。然而農之事足以給天下之食。工之事足以利天下之器用。商賈之事。足以通天下之有無。以彼之賤且愚。猶有所事以裨於人。而坰固儼然士也。平日讀聖賢之書。亦竊有志焉。而至於今乃一無所成就。自顧此身。飲食服御。徒以累於世。而內不能淑己。外不能淑人。罷罷踽踽。長為天地間一枝贅之物。嗚呼。以聖賢君子之僅克盡乎人道。以平日之有志乎聖賢君子。而今反不如農工商賈焉。其亦可悲也已。雖然。人者天地之心。不可一日而泯。則擔當斯道。以克副乎天之所任者。亦必有其人。今之世。士風敗壞極矣。綴文牟利之徒。揣摩舉業。束書不觀。其識趣之卑陋。固為君子所不屑道。而一二敏給有才智者。作為詩古文辭。以凌駕之。聲華標榜。卑自託於李杜韓蘇。方其持論侃侃。亦若不失為正人。暨乎徒黨日衆。名譽益高。則相與攻排異己。詆斥先儒。悍然無

復忌憚。究而論之。其識趣之卑陋。實與習舉業者無以異。而詭誕則更甚焉。當斯之時。一倡百和。靡然從風。少年輕俊之士。既無不為之引而去。而有志正學者。亦復惑於見聞。回皇失措。於此而欲不為其所奪焉。一從事於聖賢之學。蓋戛戛乎難其人。而足下獨毅然用力於此。其所讀之書。皆人所屏棄不欲觀。其所習之業。皆人所目為迂而無所用。而其所取之士友。又皆當世之所畏惡非笑。而離而遠之者也。此非見善明。稟質剛。而能若是乎。然則天之所以畀足下者。固不同於衆人。而斯道之屬。舍足下其誰望。坰自與足下別。羈孤憔悴之況。日甚於前。客館岑寂。秋風颯然。輒思足下不置。又念自今歲以後。旅人之蹤無定。恐不獲與足下數相見。因不憚煩。復述其惓惓之誠。為足下告。而意若猶有未盡者。不知足下何日歸。更作竟日之聚。相與劇論之也。足下倘以書報我。亦望罄其縕蓄而無所隱。庶幾彼此交有裨益。坰嘗怪近日士友。拘牽形迹。往往隱然退託。匿於中而不言。故自平居晤對。以至書問往復。轉類乎世俗應酬之虛文。竊觀古人於友朋之際。皆不如是。願與足下共矯之。不宣。

胡水部詩集序

董桂敷

昔桂敷初交雪蕉水部胡君。視其精神意氣。以為非一世人也。觀其稟賦之厚。才力之裕。莫能量其年與學之所至也。嗚呼。數年之間。壯氣銷磨。卒以五十。僅存數卷未定之詩。詎謂君也而止於斯乎。君才豪雄。以氣蓋人。得酒尤甚。法士避之。俗士忌之。然而勝流多樂與之交。既卒而悲思之不已者。何也。蓋君為人尚氣好勝。而慕才若渴。口不擇言。而胸無城府。嗜欲雜寄。而讀書專壹。不矜小節。而能受善言。嘻笑怒罵有真性情。急人之憂。如其在己。故深知君者。不以為難近而祇覺其可親也。君於書無所不讀。而措意則專在詩。嘗彙鈔古歌謠樂府。及歷代以來詩人之作。為數十冊。丹黃甲乙之。其為詩體質清雋。而運以思力。傅以典雅。往往抽新孕博。逞雄鬭傑。選聲儷色。搜慧抉巧。欲從矯揉以造於自然。滙近今以通諸古作者。雖篇出衆慴意不自足。句更字易。累日而猶未敢定。可不謂精專矣乎。初君以詩友裔君梅麓。交相倡和。既友桂敷。亦不謂其不能詩也。有作則命之可否。在水曹。與同官朱君意園。方君鋏船。及程賓部春廬。楊農部蓉裳諸君。共為詩會。且約桂敷。桂敷方治經。謝不敏。君意頗恨。自君歿後數年。桂敷始稍稍留意於詩。閒有所作。乃追恨於君之不及見正也。夫以桂敷之闇弱。即專力為詩。亦未必遂能工。若君之聰明強毅。而極之以學。深之

以養。於德業何所不可就。區區一詩之能。豈足為君異。而君顧欲藉是以自見其才。以期樹聲於壇坫。胡志之不欲盡其量耶。將以性所獨嗜者。易於致力而成其名耶。君才既不能自斂。而又縱酒盛氣以張之。居鄉時。嘗以月夜與其弟攜酒露酌於高峯之巔。悲歌達旦。聞者以為狂。又嘗除夕。醉入桂敷家祠。祠方有賓宴。君就坐痛飲。酣呼盡數十觴。既散。中夜酒醒。為詩數章。旦出示人。俾詫歎以為樂。其後官京師。勤職事。以明敏著。公暇則讀書考古。繼以吟咏。而亦時從宴飲。每至酒酣。意氣橫溢。坐客多被揮斥。竊走散去。醉後或歌或哭。或抗論古今。或恣意娛樂。風露不避。疾病不戒。桂敷常切言規之。君為少斂。然而精氣耗損。病遂作矣。君體素壯。病驟至不測淺深。乃自捫其腹曰。吾此中尚有詩數百篇。未就。若遂死。此詩盡腐却矣。既愈。又曰。吾諸詩尚須得酒醞釀乃出耳。縱意如故。已復病。久之雖愈而體益憊。然倔強之氣猶不能平。時矯勉而蹈前之所為者。嗟乎。氣之積於習而難返也如此。桂敷之始交君也。以君齒長。與諸父推。故不敢以平交處君。而君命之曰直友畏友。居常念君之推信思有以少效其誠。而竟不能救君之失。以成君之美。其慚負於君多矣。君卒之前一月。語桂敷曰。吾不能聽子言。病且死。他日子為我傳。凡吾平日癡情醉態。謔語狂言。必盡意述之。使後世見我如生也。既又惓惓以詩稿見屬。未幾病復作。遂不起。乙

丑之三月也。君詩稿散貯篋中。紙本零亂。或殘或佚。乃檢其完者。悉編次手錄之。以歸齊君。為其與君倡和最早。能得君之意也。已巳歲。齊君官詞館。與桂敷共居。又與汪鄰林侍御居密邇。三人者。時取君詩互相參訂。壬申春。齊君赴官金匱縣。令攜稿以行。將刻未果。去冬侍御假歸。道過金匱。齊君復出手定本。請侍御再訂以授梓。而命桂敷序之。嗟乎。桂敷安忍序君詩哉。十年之交。盛衰生死。其為俛仰悲惋可勝言耶。然而畢世精神。但餘楮墨。將終之託。情在千秋。則序數卷之詩。而具著君之生平。俾讀者如見其人焉。實後死之責也。而擲筆之餘。身世零落蒼茫之感。其不獨為君者。又含慨於無窮矣。

書天香居士記曾節女事略後

天香居士記南昌曾節女事略。以示其友董桂敷。桂敷讀而有感於天道之消息也。夫天以正氣生人。人得之而不能無偏。得正氣多者其志清。偏氣多者其行濁。清濁之多少。若視時俗為升降。而顯晦因之。故有獨行之士。落落寡與。沒世無聞者矣。況閨謐之隱而弗彰者。可勝道哉。然時有窮巷孤貞。在人耳目。使抱義懷仁之士。聞而述之。以傳於後。俾同志者有所興起。如居士之述曾節女者。則豈非正氣之感通。天不欲令之消。而為之陰息於其間哉。夫顯晦迹也。委巷女子。尚能不計其迹。一意孤

行。而謂衡門下士。無睥睨儕俗。毅然特立。甘是埋曖者。吾不信也。晦而顯。天也。即晦而不顯。而無愧於天。猶顯也。徐孺子之名。至今赫赫。彼道同孺子而無聞者。可無恨矣。曾節女之事。有記以傳。彼志同節女而無傳者。可無恨矣。均之正氣。正氣無時不顯。則秉此氣者無或晦也。此天道也。若夫庸人之汶汶以終。則實無可顯。不得為晦。雖然。天以正氣生人。即得之偶偏。其正者未泯也。聞善知慕。亦此氣之感引而伸之。使偏者復於正。是在乎人而已矣。予故推居士筆外之旨。而發之。以為覽者廣焉。

節録天香居士記曾節女事略

南昌曾節女。名三姑。父為蜀中司馬。有臨江羅某。亦納貲仕蜀。為其子求聘三姑。許之。時皆弱齡。後三姑隨父歸里。而某以官敗。無立錐。子踰三十未言娶。曾母乃為備禮。假館迎贅。壻固蠢然無知也。命又短。三姑遂寡。既而壻之戚某。聞三姑美。雖為婦而女身。欲娶之。賄其夫族逆之歸。乃勸之改適。以富貴歆之。貧苦怵之。且言化者生時既未有知。何所戀守節者。年踰三十。例不得旌。何所慕。且無可繼之後。又何所冀。言者踵至。將强迫之。三姑乃誓言曰。吾守吾從一之義。及吾父母命嫁之言耳。吾命當苦。吾安受之。他豈所計。汝等言鄙。敢輕我耶。此間不可居。吾仍歸依吾母。死之日。當訃汝家。遂返南昌。而母已病廢。侍疾送終。孝踰其子婦。既而鬻其嫁時服飾。直百金。置兄賈肆。月收其潤息。

以佐女紅之不足。貲近親節母老屋。相依同居。粗衣糲食三十年。年六十二卒。於道光四年閏七月。遺命寡妹。以前券金所餘。足備棺殮之用。斂以舊服。不新製。遣人赴夫家之祖堂。室中什物。盡以予妹云。居士內家與曾有連。知其賢。故不曰婦而曰女。且凡之徐孺記。文頗詳。予略為節存之如此。

惇叙祠堂記

衆則易。獨則難。力集於同也。獨則易。衆則難。志定於專也。今夫百家之聚。欲築四周之城。浚十丈之溝。此不能任於獨也。千金之子。欲謀終歲之衣。給終日之食。此不必籲於衆也。人一身而數子焉。子之子又各數人焉。積而衍之。以至千百萬。其必奉始之一人為祖也。衆無異於獨也。數子而智力分焉。子之子智力又各分焉。積而衍之以至百千萬。其視祖之事。必不能如出一人之心也。獨不足以統衆也。號於衆曰。吾有祖不可以無祠。祠之大必足以妥先靈。合族屬歲時之祭。登降有度。衣冠俎豆陳設有所。噂曰不然。然豈一木之支。一丸之塊。一朝一夕之勞。一手一足之烈乎。則必藉力於衆矣。而衆力不能各如其心。則事勢有甚難焉。是故凡聚族而居者。皆有祠。而祠之成。或遲之久。遲之又久。待其人而後舉也。仁村明經胡氏。遷自考川。由明洪武初。至 國朝乾隆丁酉戊戌間。四百餘年矣。而統祠未立。族之人聚而謀創建。同

志者若干人。或有難其事者。竊議而中撓之。執夫明經曰。當我身而祠不成。吾恥之乃與同志諸君。協力醵金。輸地捐租。而鳩工庀材之任。執夫獨黽勉從事。資用不給。則稱貸益之。自戊戌至癸卯。六年而祠成。前堂後寢。門牆棟宇。峻如翼如。庖廚井湢畢備。名之曰惇叙。奉始遷祖以下神主。歲以時祀。各支有奉主入祠者。輸田若干。定爲制。於是向之難而議之者。咸喜斯祠之克覩厥成也。曰。繄諸君是賴。而執夫始終獨任其事。功尤鉅云。夫一人之志。足以集衆人之力。集之而未足。則必以一人之力。成衆人之志。暨其成也。遂足以洽衆人之志。天下事理類然。惟明者見之。勇者任之而已。得斯義也。肩宇內之鉅。涉百變之艱。可以獨立而不惑焉。祠成後四十有四年。爲道光甲申。族之人以斯祠未有記。始事之功不可沒也。乞予筆之。予故道其實。以爲子孫任祖事者勗云。

遊百花洲記

漢季徐孺子。耕稼不仕。以名德傾動一時賢公卿。宋南渡初。蘇雲卿僑隱灌園。張魏公遣人致之不能得。二公之器量。脩然塵表。使人百代下翹首而思。吾乃今於百花洲之遊得見其人。幸哉。洲之南與孺子亭相望。其東偏有蘇公菜圃。境之清曠。蓋與二公稱。景在即人存。先後吾遊者。殆有同心矣。然吾昔讀二人傳時。固已有今日之

景。在吾胸中。其得而目遇之。亦誠之所從。豈不知先後吾遊者。其中之所存何若也。洲在城市中。而有物外趣。蓋人之清操自立。不染塵滓者。胸次類然。何必二君。汪汪千頃陂。黃叔度呼之欲出也。吾觀夫水之溶溶。木之猗猗。軒窗之浩浩。即吾人性天所流露。仲春之月。百花爛開。洲不必有花而無適非花。遊者自可意會。且花有榮悴。而洲之景妙備四時。不假於花。執花言洲與執洲言洲。均泥也。其諸柯葉不改。萬古常新。古高賢逸士。自寫其精神。寄於地以顯歟。自吾閩南昌有百花洲。即虛揣其景。乃今之所見又勝。抑亦山川之靈。與人心相洽。緣虛得實。趣有獨深。因以引其自得者機歟。坐隄上亭。有鳥飛鳴於木末。遊鯈唼波。時有沫起。隨風吹散。念詩人鳶飛魚躍之言。味無極也。遂筆之以為百花洲遊記。同遊者俞君質凝。及兒子彥儒。癸未二月董桂敷記。

吕孝子傳

旌德廟首呂氏有根而孝者。曰德興。歿八九十年。人皆知其為孝子也。孝子生時。以鬻薪為養。性質直。與人無狎。有不可。雖眾強之弗能得。人號之曰冷面。惟事親則融融然。所居先世遺宅。與眾十數家。分室而居。一日宅中火起。眾盡出。孝子不見父所在。亦出。出而求其父。不得。則冒火復入。見其父於煙焰中。欲自以出。而火延無路。父

壓之曰我已老不得出數也爾隻身犯火可脫顧我俱死何益孝子泣曰父在火中子焉有出之理遂以身擁衛其父於所居室中俄而室之四周盡燬而此室獨完孝子與父俱無恙人見其冒火入也曰是必死相與歎息見室未壞異之既得其狀則皆曰天相孝子天相孝子事在康熙五十七年今其室尚存村人咸目其地曰火離園室曰孝子居云孝子子姓皆貧食力於人不能表章孝子乾隆間邑修志乘莫之載嘉慶中重修其族某以請亦弗察或曰以事遠人微而忽之或曰某官分志節孝於凡未旌而請者率索其金孝子無金故弗錄云

董子曰後漢古初蔡順皆居親喪遭火伏棺號泣而火滅孝子事正相類可見天人相感以誠也匹夫誠能動天況士君子夷險一心生死不二者哉是故數有參差君子惟行法以俟命而不惑也彰善國典也有孝如此而未得旌惜已德貴則人無賤尚有故居與數千家相傳之口則遠而有徵彼弗察而索之金者獨何心哉余聞孝子事於呂生煒恒偉山又徧詢之呂族父老兼得其為人之大概故為之傳以遺後之修志乘者

黃孝女傳

孝女溧陽學博黃涵字女生而端淑明慧織紝組紃之事靡弗精也又通文翰父及

母史氏。皆篤愛之。爲相依難其人。年二十而父歿。無親兄弟。有兩姊皆適人。遂誓不嫁以養母。家故貧。常以女工易粟米治滫瀡。其後鄰之習女事者。咸就之學。或從受文字。時資其餽遺。以佐奉養。每歲時薦奠。未嘗不流涕而思其父也。母疾。衣不解帶者嘗累月。疾止。然後復初。凡母一身之事。皆躬親之。一日爲母滌器。有鄰婢見而憫其勞。請代之。爲斂袵致謝。其恭慎如此。足跡不出戶。自同室外罕覯其面者。今年踰五十。其母壽七十餘矣。時時向人道女之孝不置也。余前年過饒州樂平縣董氏村。聞父老言。村中有姊妹二人。皆年已六十。因養父母而終身不嫁者。與此孝女之事相類。董氏農家女也。非能如黃氏女之習書史。達大義而志之專壹。皆毅然其不可奪。事有聖賢所深難而不得立義以相絕者。此類是也。彼亦各行其心之安而已。孝弟貞良。根於人心之固有。其庸盡泯乎。學士大夫之孝於其親。或以妻子移。或以仕宦曠厥職。能如此始終無閒者亦難矣。觀二孝女之事。其或有瞿然而興者哉。余友韓曉村孝廉。屬作黃孝女傳。遂并以舊所聞者著於篇。

朝議大夫素園俞君墓誌銘代

自予致政歸南昌時。與鄉人父老接。而婺源俞君素園。寄籍於此。二十餘年。亦如鄉人。交居鄰近。晨夕過從。以真率爲樂。不幸客臘君卒矣。老侶凋零。可悼也。滄賢緬舊。

後進失所儀。尤可感也。君之子以將葬來乞銘。予知君遂不辭。按狀。君諱鎮璋。字佩廷。號素園。世居安徽婺源縣東鄉永川里。遠祖鼎。宋末以春秋經學著聞。入元不仕。郡邑祀之鄉賢。曾祖兆明。祖正龍。考培旦。祖考皆以君階 贈奉直大夫。考 晉贈朝議大夫。妣詹氏 贈宜人。 晉贈恭人。君少孤。有兩兄一弟。同鞠於母。家壁立。衣食皆母倚。君念母之艱。情順力竭。茹苦刻志。終竟母身。勞頓萬狀。安之以怡。母晚病。君夙夜侍。五年無少懈。既殁。常思既逮居。顏堂曰思恩。雖耄。述母常淚下。初母命服賈。無資。後以才賈著。或貸之金。乃鬻茶於粵東。自後歲常之粵東。粵東人士及諸商旅。接君者咸信悅君。稱曰大伯爺。大伯爺。蓋尊稱也。君老不粵遊。寄聲問俞大伯爺者。猶歲時相繼。為人謀忠。責善無隱。不背道。人過。雖不讀書。聞人說古今事得失。輒知其成敗。商人重利。君以義。初鬻茶。王於某。後某虧洋人金。諸商恐累。易主去。君曰故交也。獨不去。而是年洋總商事者。適更代。代者至。與其前厚。令諸洋人毋促其金。售茶必自其出。於是諸商去者復來。某薄之而益重君。君以是利亦倍。家寖裕。履約如寒素。而豐於義。里中立義倉。君命諸子捐白金數千兩以倡。大吏上君名。得 旨予獎。其他建祠脩路造橋事多有。居南昌。凡南昌脩學宮貢院書院縣志義渡之類。悉輸助。此君為人行事大略也。夫俗敝於文飾久矣。一二真樸老成人。存未見其效

也。逝則有與俱逝。典刑益遠。君子憂之。如君少秖事老。孺慕獨葆天性之真。故惪族信友。啬己厚人。皆一念之推貫。而其樸野之貌。質率之辭。磊磊落落。同人樂憂。自述少艱鄙事。略無諱飾。使人覺懷葛未遠。至於微疾知終。夷然自足。浩然委化。非中有所得者能然乎。嗚呼希矣。此予所以既深私悼。而更有感於性天風俗潛相維繫之故也。君每過予。隻行不扶杖。與到即言。言已即去。予留之。則曰再來矣。直躬矩步。去不顧。君初以布政司理問加二級。 封奉直大夫。晚 封朝議大夫。配同邑李恭人。生一男三女。先卒。側室葉氏。男澄炯。候選布政司經歷。加四級。女壻王某李某董某。孫男二。朝楫。候選州同知。先卒。朝桂。國子監生。孫女三。曾孫男四。達良達宼達華達原。曾孫女一。君卒於道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年八十三。七年九月某日。葬建昌縣馬路口中洲之原。以孫朝楫從葬兆域。朝楫少有才幹。豁達似乃祖。既習賈。能任外事矣。而年不永。歿歲甫二十四。良宼華皆朝楫子也。銘曰。

山溪之波。孕有江河。梢氣賈摩。挺然孤柯。挽春暉之無文也。纓淚時颿。披心腹為齒牙也。月露天多。流金爍石之相磨也。予方紉玣王以為珂。噫白雲之家也。奈君歸之遐何。予銘君幽。君不復能予過也。輒不律而長嗟。

讀黨錮傳　　吳士模

天下有道。則賢人升於朝。天下無道。則賢人休於野。當無道之世。而懷瑾握瑜。卒陷於網羅機穽而不知止。是可痛也。且夫顧厨俊及其相標榜。橫議朝政。裁量公卿。怨毒之來。豈非自取。然而其志潔。其行芳。激昂赴義。蹈死不顧。百世之下。猶足以廉頑立懦。何其烈也。夫天地間至大至剛之氣。人道之所以長存而不敝者。為天下庸軟熟爛無骨無識之徒。一壞而不可振。諸君子當橫流氾濫。毅然以一身障之。雖以語夫危行言孫。龍蛇變化。誠不逮矣。而桀黠者有所憚而不敢發。姦佞者有所畜而思自勵。其關人國家若此其重也。而目不識節義字者。動從而毀其後。是欲盡萬世之忠臣義士。為楊雄胡廣之所為而後快也。若夫抱璞不毀。名道身全。則徐郭申屠為不可及也夫。

贈畢雨亭叙

余自壬辰歲識雨亭於澄江寓齋。時雨亭與楊子毓舒昆季同赴院試。余因訪楊子識之。而未暇知其為人。閱數歲。輒聞里中窮約者。多道雨亭陰德。友朋有識其面者。僉曰。誠篤君子。余心儀雨亭。欲就之。而每以事左。至癸卯而始交雨亭。雨亭貌充然氣肅然。聽其議論肫切懇至。退而察其行。益信。自余所識知。未見有如雨亭者。雨亭

聞余稱之則大愧相戒不得有所遁余亦深悔其所以待兩亭者淺然且悔且言之既深知兩亭則益悔兩亭故與余同姓於畢為中表戚畢公與其父又同巷居相得也無子愛兩亭而撫之既兩父皆早世而嗣母以壬寅歲卒余初訪兩亭兩亭方過橋市魚肉少許及菜果余以為兩亭故稍饒給自余娶於陳氏與兩亭本生母為內戚乃知兩亭家故窶困妻子不得麥飯飽而奉其本生母陳則甘旨畢備日侍側為孺子戲曲得其母歡畢又酒者嗣父之從子也與余從叔勝百為婚姻常語兩亭之事親者而歎曰人家親生子寔有爾耶蓋所稱一如其事本生母者然余嘗以異姓不相為後之義謂兩亭宜世祀其嗣父母而身歸本宗兩亭泫然出涕曰吾少長畢氏嗣父母愛之如所生從師受室心力瘁矣又不克享吾養而遽早世必少置田宅為畢氏立後乃可歸耳時嗣母喪未終余既言而悔兩亭不以失言罪余也然兩亭數年來益窶艱為童子師歲入不滿三十金本生兄客久未歸力紀兩氏米薪常不贍又不欲使母知常舉貸于錢家而所志益不遂余謂兩亭第堅持此志而以隱慰終其身身不可得則命之子以天之道兩家祖父之靈當必得如孝子願客歲余將有河南之役戚友多從余行止之者一兩亭耳余卒以母命不複辭蓋吾母以不肖子在家卒無益于母又不克自樹立云 亍可少佐薪水費而顧非樂余之遊也因

往候叔氏勝瓦。知叔前赴江西任。嘗欲挈雨亭行。以本生母老固辭之。余母長於雨亭母者且一歲。兄又多病。家無擔石儲。而余乃遠赴二千里外。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余非王事之迫。特以餬口故至此。又何待對雨亭而始知愧耶。余此序未敢以示雨亭。緣欲舉隱慝終身之義。質之雨亭。乃强以贈言冠之。而私以藏諸行篋。時一覽觀。面頸發赤。少激發其恥心。如親對雨亭謦欬也。

書周貞女事

貞女周氏。武進人。父某。故吏也。居委巷。而鄰人罕識貞女者。長字同邑唐振藻。振藻遊京師。以病歸。既日篤。貞女請於父母曰。兒願往侍湯藥。幸得見其面也。父母不許。既沒。卒歸唐氏。余往視振藻殯。靈帷後嚶嚶孺子泣。人曰。貞女也。唐氏故貧困。振藻弟某遊市廛。貞女以鍼黹自給焉。嗚呼。婦人之義。從一而終。而貞女則未成乎婦也。守從父之訓。未必非義之所許。而世之好議論者。遂以是訾貞女為過情。而昧於中正之義。甚者又謂曷不引決於振藻身亡之日。而大白其志也。嗚呼。貞女生委巷。未聞父兄之教。其所以為此者。特行其心之所安。初不知義之為合與否。而固於義無悖也。蓋女之於夫。自其許字時已定。固不必同枕席而始為夫婦。而禮之所制。則以中人所可守。而不敢以至高之行概望之世。而非反以守貞為非義也。嗚呼。後世倫

紀衰薄。閭門隱微之地。至不可問。有一皦皦自好者。動持文墨議論隨其後。為貞潔者何其難也。至于早自引決。則義尤無所取。婦人居常而夫死者。本不宜死。即遇事變而從容就義。有萬難於慷慨赴死之為者。而況未成乎婦者乎。余固以貞女為得其中正也。當貞女時。里又有王氏者。字管煥子某。夫客死。家不使知之。越　年而歸管氏。湯氏者。字汪氏子某。夫病篤。女遂歸其家。與周氏事相類。故牽連書之。三貞女。皆寒門也。而所謂訾議之者。乃出於士大夫。悲夫。

毛洋溟墓誌銘

君姓毛氏。名燧傳。字陽明。一字洋溟。世居邑之華渡里。始祖憲明禮科給事中。以學行名當世。著古菴文集。歿祀鄉賢。祖永裕。庠生。父樑。早卒。卒時。君甫二歲。母曹孺人。撫君兄弟三人。以養其君舅守節者二十四年。事具君所為先妣事畧。君少治古文。喜先秦太史公書。時方務科舉學。以軟媚姿澤博聲譽。見君者皆嗤笑之。以干有司輒落。年三十餘。始以博士弟子應鄉舉。又輒落。君一不以屑意。而日與二三同志。講求古作者義法。武昌守張君瑤。見君所刻洋溟初稿。驚喜延為子師。已聘主勺庭書院。勺庭肄業士幾數十。君既至。而歲增至數百人。楚中自大府以下。皆欲得君文以為重。藩伯祖君之望。既以萬懷蕤史編屬君論定。而復有屬排纂嘉慶改元以來兵

事者。君故自喜其行文善敘事。足與前史爭長。常恨不得奇節偉行書之以爲歎。亦欲藉以自見。草創未幾而君卒。卒不果。君好飲酒。舉止真率。遇富貴人。不能作寒暄語。人乍見之。輒目爲村塾三老。聞其名則大詫。當其酒酣耳熱。論說古今事。窮日夜不肯休。時或陳述平生。舉故舊瑣屑爲諧謔。宛雋有魏晉人風。顧頗狷狹。有所不愜。輒默不自得。自少屏居里巷。爲無籍者訾謷詆欺。中更家難。播遷無寧晷。洎遊楚後。聲名藉甚。而中常如有幽憂之疾者。前五年。自楚中歸。宿予書舍中。夜被酒。忽流涕沾襟。竟夕不成寐。人皆莫測其所以。而予則深有以悲其志也。君生平以朋友爲昆弟。錢伯坰畢訓臧楊嵋谷莊宇逵唐秉植李慶來及予皆久故。其以君文遺張守者。即伯坰也。遊楚後。與訓臧有違言。予嘗遺書兩解之。同里楊君清輪令楚。與君交如故知。君垂歿。遺言以未刻文屬楊君及予爲論次。君少而受業先子。先子亟稱之。而予之母即君姑也。故與予尤稱莫逆交。方君數歲時。母病逾月。體清削減半。母愈。臨語其儕曰。吾母今已愈矣。人曰。母愈乃一樂至此耶。應聲曰。樂有大於是者耶。蓋其至性過人。故發而爲文。真氣不可掩如此。君生於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以嘉慶六年正月十七日。卒於武昌勺庭書院。年五十有六。配費氏。庠生宣女。子四人。履坦漸逵益堅頤域。孫二人。夢高素行。履坦等。以嘉慶六年十一月四日。葬君于升西

鄉聚仙橋之原。且謀輯君遺文。梓之以傳後。庶幾能繼父志者。銘曰。

左史紀事。昌黎方軌。熙甫既作。望溪嗣美。硁硁老子。探討周秦。範我馳驅。奔逸絕塵。

位不一命。年不中壽。壽其文章。名山俎豆。彼險巇者。湛露之晞。以彼易此。君何所悲。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六十六

周　濟 字保緒江蘇宜興人嘉慶乙丑進士官淮安府教授有味雋齋集

程象曾 號清溪安徽涇縣人諸生

胡承珙 字景孟號墨莊安徽涇縣人嘉慶乙丑進士由編修官至福建臺灣道有求是堂文集

國朝文滙乙集卷六十六

原情

周濟

鴻濛未闢。不得已而有天地。天地既判。不得已而有生民。生民既繁。不得已而有聖賢。聖賢既往。不得已而有豪傑。豪傑相軋。不得已而有奸雄。奸雄相倚。不得已而復於庸愚。凡不得已皆情也。情根於生。生成愛。愛成戀。戀成彼此。彼此成決絕。決絕成仇怨。仇怨成殺。殺復成生。以生始。以殺終。則天地或幾乎息矣。是故殺復成生。則生與生相比。亦殺與殺相比。而不得已之情。遂相為無窮。民生之初。知識最先者為衣食。有飽煖之者則倚賴之。是為仁。不節之則爭。是為義。仁義不可見。聖人制為可見以習之。是為禮。知禮之稱而別而行之。是為智。久要焉而不可易也。是為信。強致焉而不可偽也。是為忠。反覆焉而不可拒也。是為恕。是故範情之教。始於仁而成於恕。全之者為聖賢。獨致之而造其極者為豪傑。文之者為奸雄。日月偶合而莫知其然者為庸愚。胥天下之大。古今之久。治亂分合之變。淳漓誠偽之雜糅。而天地恃以不泯者情為之也。生民之初。因男女而有夫婦。夫婦合而生子。於是有父子。子不一子。於是有兄弟。此亦一兄弟。彼亦一兄弟。於是有朋友。朋友聚而以德相長。以能相佐。於是有君臣。夫婦者。仁恕之所始。君臣者。仁恕之所止。始者順而行之。行由少而漸多。

故易弛。止者逆而制之。制就變以明一。故易激。德者順而行之之具也。故禮以防其弛。政者逆而制之之具也。故刑以防其激。此為治之大較也。情者發端於性者也。性恆而情變。夫泉之未出於地也。澄淀渟滀。未有不清靜以正者也。性也。有高下則有流行。有夷險則有遲速。礙之則湍。壅之則濁。風之則波瀾。以至乎淏滓澒洞。無方物焉。非水之性而皆水之性也。所謂情也。王者之法。若津梁舟楫然。或亂而濟。或溯洄溯沿而達。惟曲體乎水之情。而終不擾乎水之性。則情治而政亦立。是故徒涉者。趣谿磵不足以度畎澮也。徒杠輿梁而涉者。度畎澮不足以杭江湖也。擊楫於安流者。不能驅檣於湖海。戕折於颶颶也。政有施之一邑而效。而窮於連城大都。施之平世而效。而窮於傾側擾攘者。由此其推也。情異則政宜異。王者立政。就變以明一。則不容異。以不容異之政。而求不能不異之治。是所貴乎公卿大夫。識人之情。而善用之。俾萬有不齊之情。範而就吾君畫一之政。是以吾君委任於上。氓庶承流仰化於下。出其等夷之身。搬去朋友之分。以尊君之尊。尊之施者不為諂。受者不為傲。雖復角材絜知。有出乎其右者。茍吾君之法在。亦俯首而聽命焉者。情之所違綴維繫也。父不父。子不可以不孝。兄不友。弟不可以不恭。略施報而言統紀。此仁之能事。而恕之極致也。聖賢者。以人之情為其情。故無情。豪傑者。以其情求合乎人之情。故多情。奸

雄者。任己之情。以加乎人之情。故矯情。膺寵者。不自知其何以為情。而固不知人之有情。於是乎連綴維繫之道絕。而政因以亂。政亂故情散。散則各匿其情以求遂。至於各匿其情。則誘之以爵祿而弗趨。懾之以死亡而不畏矣。而况將求遂其情哉。而為上者何所恃以馭其下哉。聖王知其然也。故進宏達而退瑣屑。貴悃愊而賤矯飾。務使吾之所用者。皆不自匿情之人。而後可範圍以通天下之情。為其如是則足以相感也。疾痛則有憂戚。安全則有愉快。相昵也如夫婦。相親也如父子。相讓也如兄弟。相勉也如朋友。而君臣之倫。始足以逆制不齊之情。以復於生民之初。而天地賴以平成焉。嗚呼。盛矣。

原識

大識在觀。小識在憶。觀生方圓。憶生規矩。規矩生方圓。厥初邃古。迄於方來。訢合之氣。健而不息。樸不能不漸文。故淳不能不漸澆。拙不能不漸巧。故真不能不漸偽。漸之積不能不暫返。故澆偽之極。不能不復於真淳。而其既澆之淳。既偽之真。必不能返而復於未澆未偽之初。是之謂世運。人生其間。遇積則俱靡。遇返則俱振。其有後靡而先振者。謂之豪傑之士。莫不因其所處之地。以維持於積與返之機。維持於上謂之政。維持於下謂之教。政與教合。其效大。政與教分。其效小。隨其大小。莫不有效。

是之謂世變。殷之因革監於夏。周之因革監於殷。此其積與返之小焉者也。上古以至唐虞。三代以至秦漢。此其積與返之大焉者也。自唐虞迄於戰國。其成敗可得而言也。始皇出而天下之勢幡然大變。非秦之能變。而秦之不能不變也。積人而成天下。其相搆接者。曰身曰心。身之所出曰力。所憑曰勢。所恃曰衆。心之所出曰智。所憑曰才。所恃曰學。身之變至周之末而止矣。後雖有欲加之。而無可加矣。而心變方始。以方始乘無加。必倍之數也。是故其外恒樸。而不能禁其內之澆。其外恒拙。而不能禁其內之偽。秦漢之君。皆欲斲雕返樸。以維世運。而其力皆不能以勝世變。秦以猛失之。漢以寬得之。得失雖殊。而漢之所得。實即秦之所失。是故論世運者。當合秦與漢以為一運。以唐虞之身。而寄之以秦漢之心。是文景之風俗也。夫惟有大識者。能於秦漢以前。默觀而逹於秦漢之後。以盱衡於大運大變。若夫小識之士。則取其一運一變之中之往事。而記憶之。亦足以彰往而察來。逮乎大運大變。則將信將疑。而不能斷其必然。此固仲尼之所不能告。而子張之所不能問也。日月之晦明。草木之榮落。其昭著最甚。而致察最詳。宜若今昔之必同。而終一人之所見。未有一日之同者。豈惟一日而已。深而論之。乃至無一息之可同。而又況其他乎。而卒亦不能出乎晦明榮落之外。而卒亦不能不晦明榮落以相遞。而卒亦不能不各自為其晦明榮

落。而卒亦不能不各自極其晦明榮落相嬗之不同。慮其有形。以觀其無形。則幾於識矣。

原幾

禍福之運於斯世也。未嘗一息停。以無息行遠邇。或值或不值。任人自為之。而禍福不與焉。其來也莫能禦。其去也莫能追。其順應也莫能感。其僭差也莫能怨。天不為昆蟲草木變易寒暑也。性宜者得之而榮茂振迅。否則焦萃卷跼以死矣。一氣也。可以為生。可以為殺。惟物之自取焉。而氣無成心。地不為蛟龍魚鼈生水。不為虎豹犀象生山澤也。而趨之者。宜則游泳陸梁以生。違則沈溺枯槁以死。一形也。可以為生。可以為殺。惟物之自取焉。而形無成心。禍福亦猶是也。小人所福。君子或以為禍。小人所禍。君子或以為福。操之至密而為之甚豫。執之甚堅而應之甚確。所謂幾也。小人見淺。故見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君子見深。故見其將然而因以得其所未然。見淺者不見深。從而神奇之。謂之前知。是猶見人之食而不知其將飽。見人之餓而不知其將復飢也。夏四月靡草死。姤之一陰固已趯趯乎將變而為純坤矣。豈必履霜乃知堅冰。惟其為逆也甚遠。安坐而指屈之。莫能名其至之遽速。以徵信於淺夫。故摘其切近之端以證之。若曰霜之於冰。類以相召。而發之甚捷。此而猶不知。則無所

罔知也。而非所語於發也。瞀儒之言曰。君子直道而行。不求福。不避禍。此非徒淺之乎言君子也。亦幷不知禍福。且夫成敗利鈍窮通壽夭。恒相對也。出乎此則入乎彼。未有能中立者也。稱吾身之所行以當之。堪則福。否則禍。堯舜之南面。伊周之王佐。孔孟之周流。顏淵原憲之貧且夭。箕子之囚奴。龍逢比干之剖僇以死。皆福也。桀紂之禍在為君。廉來之禍在為相。秦儀之禍在說當世。而出其重賓以取高位。其他賓天刑僇之禍。不可勝數也。而不得以加諸君子者。內省不疚。則無往而非福也。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回之言邪。邪則無福而非禍。然則君子之無時而不內省。即無時而不避禍。避禍所以求福也。若斤斤焉較量於成敗利鈍窮通壽夭之不同。則且爲乎措吾心。則且爲乎制吾行。吾心之不知。而又爲乎知吾行之所堪哉。於是有懷酖毒以爲燕安。舍康莊而寘叢棘。瞀儒求其故而不得。乃決去禍福而責之以直道。世之人既習聞直道與禍福。若風馬牛不相及。甚且水火之相悖也。於是遂禍福爲糅移。指直道以相誡。絕人於知幾之哲。而敺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則瞀儒之說亂之也。

原才

習則厭。厭則思遷。是故願恒有餘。境恒不足。不足則妒。妒則府怨。府怨而境且益窮。

才者所以為善也。善莫先於謙。恃才則害謙。害謙則不如無才。才至不如無才。則不才莫大乎是。是故憐之而殷然以感。莫之作也。忌之而岸然以自得。莫之悔也。曰吾才也云爾。而實天下之大不才。以不才為才。則非才之為累也。人實累才。才者氣之鋒。氣者志之將。志不足以帥氣。故將驕。將驕而不戢士。則將以其克敵之鋒反而肆虐於吾民。甚者將與帥胥盡焉。殺人而諉之兵。兵不任過也。自殺而矜其兵之利。僇不謂之大愚不靈乎。可不為之大哀乎。古之號為才者。屈氏司馬氏。其尤也。進盡忠言。繫心宗國。屈氏之所以為才也。湛深六經。網羅放失。以昭法戒。司馬氏之所以為才也。若其誕漫荒行。怨誹謗訕。以炫奇賈禍。則固二子之所短也。古人之抱負。與吾孰多。尤悔與吾孰寡。遇合與吾孰先。抑塞與吾孰久。困頓與吾孰甚。怨尤與吾孰深。古人之處之而平者。吾將輕之邪。抑重之邪。處之而不平者。吾將慕之邪。抑惜之邪。夫屈氏司馬氏之才。後世自命為才者所不敢望。而其得失。則後之才不逮二子者。亦皆習見而能言之矣。乃務舍其所長。而求法其所短。而又不能至焉。而又妄欲困而籍口。以嘐嘐於天地民物之間可乎。由不審乎才之說也。性之所發謂之才。才之所及謂之用。用之所成謂之事業。其成與否。非吾之所能為也。必也。求為其可用。可用而不吾用。則又當安吾身以待用。夫求為可用。又能安吾身以待用。則庶幾乎免

於不才矣。毋自戕賊焉可也。已戕賊者速返焉可也。吾又安能不悔且懼乎哉。

讀屈原賈生傳

屈原放。三代遂為秦。賈生謫。漢遂不復為三代。秦不并天下。不能壞三代之法。從約不解。秦不能併天下。楚不受欺於張儀而絕齊。從約不能解。天下之勢。秦西齊東楚南趙北相持也。齊楚合則趙有以自殭。而韓魏得借以自固。是以張儀欲破從約。離回翔於韓魏。得其要領矣。而不聞楚於齊。則齊不合於秦。而遠交近攻之術。不可得而逞也。屈原以宗臣當重任。內修政令。外接賓客。齊楚之驩。原實締之矣。斯豈反覆之陳軫所可同日語哉。不幸被讒見疏。無及於事。而齊遂離楚合秦矣。是故為屈原言之。則宗國淪胥之痛也。為六國言之。則從橫易道之樞也。為天下萬世言之。則德禮政刑升降之會也。夫陂可平也。往可復也。明主或不值其時。值其時。主或不明。明主值其時。或無輔翊之臣。足以當復古之重任者。則無以為也。漢興。高祖削平反側。日不暇給。孝惠遭母后之難。舉朝遑遑。皆非其時也。文繼大統。與民休息。庶乎有其時矣。賈生負王佐之才。膺吳公推轂之薦。受朝廷特達之知。草具事儀法。盡變秦故。天子以為任公卿。豈非復古之會哉。夫去古未遠。則民之耳目易習也。亡秦酷暴之禍。猶毒蠆之乍去於膚。創未合而痛未忘。則民之心志易爭也。失此不圖。乃以黃老

苟簡之治。曲徇斯民畏死樂生之情。逮其後。亦既富且安矣。雖有聖君賢相出其時。欲舉先王繁重之法。而施之禁網疏闊之世。蓋已難矣。民之從其上也。其於平世也。不勝習。必亂世乃始託命焉。以其得生之難也。苟有能生之者。則惟所使之而莫知其他。民可使安也。而不可使逸也。可使富也。而不可使奢也。逸則泄泄然忘其所以安。奢則釀亂。亂且成矣。上之人從而整齊之。雖遵三代之教以教之。躬仁義以帥之。猶事倍而功半也。好逸故憚勞。好奢故惡節。大欲既流。賢否同貫。雖天地有無如之何者。天地如盈溢之後。非懲乂不足以發明主之治。是以稔其禍而弗悔也。非弗愛也。乃所大愛之而不得不出於此也。然則聖君賢相。當草昧擾攘。甫獲寧息。兆人冀然靡有定向。其亦念此大有為之時。蓋天地艱難而造之。而毋若孝文之苟安而可哉。

揚州李侍郎祠堂記

承明季鹽務極敝之餘。有能振而起之。俾百數十年享安全樂利之休者。曰李公贊元。公歿後積久漸衰。商民望復有如公其人者。振而起之。於是思公益深。而公之裔孫鑑園。實能裒集公遺文軼事。詳思公者所不能詳。商民資以乞祠公。既得請於朝。公祠始成。鑑園屬記其事。夫鹽政視河漕若較緩。而兩淮儲胥。為數多於天下最

大之藩庫。其利弊與漕相通。河資餉焉。有志之士。所不得不講求也。本朝之鹽全歸商運。是以言治鹽者必恤商。如言治地方者必愛民。無可疑也。然而商者財之所聚。言恤商則嫌於昵其利而市恩。於是時局一變。有能言商人舞弊者。輒謂為不黨於商。而忠於國。是徒知遠嫌以沽名。而未嘗實事求是也。夫商猶民也。病商猶病民也。未有民病而國不病者。然則病商即所以病國也。病商者官吏也。顧其初非官吏也。商也。商之良者在所宜恤。而病商之商。必擾之官。不察而以為能。或且資其漁獵。而聽其指縱。及其勢張而局固。則短長為其所持。甚且咄嗟而使官。官既已為所使矣。不得不與之比而病商。胥吏因其隙而羅織之。瓜裂魚爛。而病商之商。所入漸不供出。又因以自病。然終不深悔其致病之由。而必取盈於已病之商。此鹽務所以益壞也。觀公奏議。蓋寬於實運之商。而嚴於病商之商。讀公疏者。必審公所以寬嚴互用之故。而後公之政體可得而師法也。必分別於商之莠良。而後公之寬嚴互用。可得而講明也。不此之務。而斷斷於為治之蹟。是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奮其私智。主其先入。而不於根本之地。求其明白洞曉。是猶昏夜行不辨星斗。本南轅而將至北轍也。不能集思廣益。而搶攘於簿書之間。訑訑聲色。拒人千里。以為吾能慎且密者。是猶瞽仇其相。涉無津涯之水。而甘於滅頂也。河漕方艱。邊事未已。以一最大之藩

庫。而任其淪溺而莫之止。此公百七十年之精誠所鬱結而不能宣。雖崇祀公。公之靈猶將有餘恫也。吾願入公祠者。讀公之書。求公所用心。而審察於隆替之所由。則庶乎俎豆不為虛器。拜跪不為虛文矣。

聖主方殷然南顧。重之以疆臣。臨之以輶車。申之以　巽命。而公祠適成。意殆有如公其人。優振而興之。以慰西民之望者乎。鑑圉其拭目俟之。

漢掾史用儒生議

程象曾

從來學古入官。議事以制。豈獨長吏然也。凡可以佐贊官府。而有關政治者。雖卑如掾史。亦莫不皆然。蓋學校人才所從出也。國學由士入官。鄉學由農入士。周官所謂置其輔者。府史胥徒。皆庶人在官。而列於下士。故吏未有不本於儒。政未有不出於教。三代之所以稱隆也。後世專任吏胥。其品彌卑。而其權彌重。何也。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朝廷立法。本以防吏之為姦。而其用法也。則取於吏。而決吏既非士流。所為率多姦猾無賴之人。充其職。相沿襲者。即其子孫親友。無詩書以勵其操。無禮樂以生其恥。是以雞鳴而起。孳孳為利。作法犯科。顛倒出入。甘於自棄。甚毒而不可解。以為是應然也。彼為官長者。初亦防之切而待之嚴。顧初登仕版。科條未諳。備顧問而寄腹心。曰吾非吏胥誰與為理。且已陰中其害而不自知矣。此皆不用儒生之失也。三代以下。惟漢治最為近古。續漢書百官志云。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又云。漢舊制。東西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至漢大司馬置掾屬三十四人。令史二十四人。後漢太尉掾史屬二十四人。司徒掾屬三十四人。令史及御屬三十六人。司空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二十人。並見通典所引。其時公府曹掾。各自辟於其長。而外惟守相命於朝廷。自曹掾以下。命之者即出於守相。是以朝廷無銓選之

勞。官府有薦賢之實。故幹佐曹吏拔於郡縣者。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曹掾。然後為朝廷所用。或期月而長州郡。或數年而至公卿。初無資格之限。何武以大司空辟鮑宣為佐曹掾。史高領尚書。辟匡衡為議曹吏。此曹掾之辟於公府者。陳寵為廣漢太守。而任功曹王渙。宗資為汝南太守。而任功曹范滂。此曹掾之辟於郡縣者也。蓋其用之也。必有選而任之之道。學而後入。材而後試。既非賤役。各知自愛。崇氣節而顧廉恥。莫不勉勵於功名之路。而有士君子之行。是以身列清流。而名標史傳也。試觀公非劉氏送焦千之序云。東西漢之時。賢士能者。未嘗不仕郡縣。自曹掾書史馭吏亭長門幹雜卒游徼嗇夫盡儒生為之。亦可見漢家法度。已駸駸乎周官鄉舉里選之風矣。降自唐宋。此制不講。惟金史所載。或用進士為尚書省令史。或御史臺令史。並以終場舉人充。或以三品官子孫。及終場舉人。委臺官辟用。故選舉志言終金之代。科目得人為盛。諸官護衛及省臺部驛史令史通事仕進。皆列於正班。斯則唐宋以來所無。豈非因時制宜。而依據漢法者乎。顧或謂以儒為吏。適足以辱士。古之人且有恥不就職者矣。然漢之時。儒與吏未分。若西漢公孫宏之儒雅。丙吉之賢厚。龔勝之節操。尹翁歸之介潔。俱不嫌於以吏發身。東漢以胡廣之賢。而為郡散吏。袁安世傳易學。而為縣功曹。應奉讀書。五行並下。而為郡決曹吏。其仕進之途如此。又

豈可以為屈哉。

馴鹿莊記

胡承珙

余嘗怪今世士大夫。多輕去其鄉。宦轍所至。買田築室。樂為寓公。背其先人廬舍墳墓而不顧。又有惑於形家言。持遺骸以覬後福。或久而不葬其親。或葬矣而屢遷其地。夫由前言之。以死者為無知乎。不仁而不可為也。由後言之。以死者為有知乎。不知而不可為也。二者皆有關於人心風俗甚巨。嘉善黃退葊先生葬其親於邑東門外。曰辰字圩者。距所居才一里。先是為明錢孝廉別業。歲久盡蹊而為田。餘地二畝許。先生寵而有之。燔菑翳。除瓦礫。既卜得離之初兆曰吉。乃營窀穸。築廬舍其旁。以奉享祀。有室以備更衣。有軒以娛眺望。其外廊廡庖湢悉具。先生以其暇疏壤帖石。激流植援。梅柳松槐。前後離立。雜廁交映。曲港旁通。復自造生壙。其閒春秋佳日。或攜子姓邀賓朋提壺擔榼而往。命酒賦詩。流連忘返。名其堂曰時思。室曰小藏春塢。軒曰聽松。而合而名其莊曰馴鹿。令子霽青編修。以圖示余。且屬為之記。余讀先生所箸醒醉雜言中。記築先塋一則。其於塼埴梂削諸事。至纖至悉。講求備至。而其自題生壙。有死若有知親可侍。生而任命我何憂之句。不禁慨然曰。此仁人孝子之用心。而所自為者。又何其曠觀而足於知也。夫墓田丙舍。史冊多載其事。而豫為壽藏終制者。若趙岐姚勖李適司空圖之流。亦不乏人。令先生乃兼而營之。孝不違親。達

不溺俗。觀其圖與其所題。令人油然以思。莊然以感。灑然如見其為人。余謂非惟先生之善。且有足以風世者。故記之。

誥贈通奉大夫朱府君墓誌銘

嘉慶二十二年秋。翰林侍講朱君珔以其家將以是年之十有二月癸酉。合葬其大父母於本鄉路西沖之原。乃敘述其行事。而假辭於其友胡承珙。且曰。君本邑人。家不十里遙。又姻親知之最真且悉也。故以識。昔柳子厚之銘魏府君也。曰居又同閭。歐陽文忠之銘揚次公也。曰其子不以銘屬他人而屬修者。以修言為可信。承珙文不足以傳後。顧未敢以不信辭。於是按狀銘之。曰。公諱慶甯。字沛深。先世自婺源徙涇。曾祖諱明情。充鄉長。順治間 賜六品頂帶。祖諱文綸。早世。父諱武勳。 貤贈通奉大夫。入祀鄉賢祠。大夫公有子五人。公其季也。少劬苦於學。不得志有司。遂棄去。習賈漢陽。然志不在賈也。家少裕。即告歸。闢精舍。積書其中。延師課諸孫及羣從子孫。公朝夕往視。灑掃饌食唯謹。每較藝。令列坐一堂。自督守之。既成。以請於師。獎善黜不中程者。歲率如是。以終其身不懈。蓋公自嗛於其學之未卒業也。故嗜學如飢渴。視能學之士如珠珍。而望其後之人之學如望歲焉。憶予兒時。癸卯歲江南省試揭曉。吾族隽者二人。而公孫今貴州巡撫理。亦於是年與鄉薦。里中咸嘖嘖曰。若祖

能尊師傅。甚誠而有禮。故獲此。其識者曰。是有隱德而不曜。子孫將食其報。其後殆未可料也。當時竊心識之。以今觀之。宜不益信。公晚歲名德愈劭。一鄉推為巨人長者。其他嗜義。一如其嗜學然。有族弟幼孤。母攜以適人。不相聞。百計訪求。竟歸之。為授室。子嗣以繁。其誠懇有始終如此。今其家多以學致通顯者。又多好善樂施。子皆公教也。公娶於我族。夫人氏自始歸公至白首受封。儉勤一節。其訓子若孫也如公。其治家纖悉。凡公所不暇及者。胥賴之。配良嗣慶。於是乎在。公卒於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年七十有八。由國子監生。以孫理貴。 贈階通奉大夫。夫人後公十一年卒。年八十有七。先 封安人。 晉贈夫人。子四人。長安流。 贈朝議大夫。後公八年卒。次安淮。 贈通奉大夫。次安邦。 馳贈奉直大夫。次安桂。 贈奉直大夫。皆先公卒。女一。適國子監生汪雲龍。孫瑤。廩貢生。理。乾隆丁未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歷官刑部侍郎。江蘇巡撫。今官貴州巡撫。琛。布政司理問。 馳封奉直大夫。玫。國子監生。珏。早卒。琯。州同知。瑜。嘉慶壬戌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今官侍講。曾孫二十人。元孫二十有八人。來孫四人。系曰。

在昔耆老。坐塾左右。以化於鄉。公率其幼。蒙學是牖。昕夕匪皇。勤而不有。以惠厥後。厥後克昌。我銘其幽。如石斯壽。日滋不忘。

山東曹縣知縣胡君墓誌銘

吾胡氏自南宋後。由婺源遷涇。世耕且讀。國朝以來。起家進士者。已十有三人。君其一也。君諱世琦。自號曰玉鉏。少岸異。爲文落落有奇氣。弱冠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以寫書　國史館議敘。當得知縣。棄弗就。益閉戶肆力經史。閒出與當世通人游。如桐城姚郎中鼐。歙程徵君瑤田。陽湖洪編修亮吉。金壇段大令玉裁。皆嘗奉手有所受。故其學欲從文字聲音訓詁。以會通其旨趣。不區章句與義理而二之。其詩亦能自運繩墨。不徒以才氣相馳騖。嘉慶十九年甲戌。中禮部試。改翰林院庶吉士。丁丑散館。以知縣用。得山東之費縣。以去。時公卿多器其材。姚侍郎文田。鮑學士桂星。尤搤掔歎息。君顧自喜曰。是豈不足行吾學邪。涖費縣歲餘。以事罷。旋牽復。歷攝平原即墨沂水事。最後補曹縣。未幾復以沂水盜案。爲前官受過。吏議失職。君於是遂浩然決歸計矣。君之言曰。青齊故懷輒俗。民不易見德。動輒齮齕其長。而某所至頗相安。既去尚有私相念者。故其時大府入告。有山東州縣某能稱職語。然究以負氣不善事上官。又因事多犯同寮忌。遂蹶不復振。然亦安往不得其爲我者。此君與予相遇里中。所以告予者如此。適與予曩所聞於東人者語相合。故有以知其不誣也。君歸田後。亟思爲政於家。出俸餘置田。分以予兄弟之子。捐千餘金於義倉。以贍

其疎族鄉里。有小爭很詣君者。輒為排解。使各釋然。嘗謂予近日風氣偷薄。求所以挽之。吾輩無可辭責。予心韙其言。烏虖。孰謂君志未遂而竟殁邪。君生乾隆四十年八月初二日。以道光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卒。年五十有五。曾祖策齡。附貢生。祖廷燧。國子監生。父先櫟。 贈奉政大夫。本生父先抱。乾隆癸卯科舉人。 貤贈文林郎。母某氏。 誥封宜人。本生母朱氏 貤贈孺人。娶同里文學朱俊女。 贈宜人。丈夫子三。芝林香林才林。女子子二。長適同郡副貢生舒城縣教諭崔駢子某。次未嫁。所著書有小爾雅疏證三家詩輯等。未卒業。有詩若干卷。文若干卷。藏於家。君於兄弟行第二。兄世璜。弟世琇。皆先卒。世璜亦出嗣伯父。然友于綦篤。君讀書應舉。皆賴有家督以不紛其志。世璜善形家言。既葬其先數世。又相約兄弟同邱首。如桐城方氏之為者。今其孤翰澤等。卜以道光十年閏四月初七日。合葬君兄弟三人於某地。先期請予為君銘。予與君屬疏而誼親。行尊而年相若。又少同業。壯同遊。老而同歸於鄉也。知君最審。是宜銘。銘曰。

進而仕途。宜其容與而獨集於枯。退而著書。有何齟齬而不終栻其觚。天邪人邪。我勒此珉。庶使其不亡者存邪。

平傀儡山賊黨記後叙

鄧傳安

臺灣南路傀儡山生番。載在府志。共二十七社。名曰歸化。其實桀驁。頗爲逋逃淵藪。乾隆三十五年。大穆降奸民黃教謀逆。臺灣縣志紀其大略。但稱教遁入番社。或云死於軍中。獲賊黨鄭純黃芳實諸法。其陳宗寶石榮二賊。志未言其獲否。及得讀南豐謝醒岑鳴盛。爲前知鳳山縣事譚桂嶠先生。作平傀儡山賊黨記。乃知陳宗寶雅自先生。其出力捕宗寶逼迫至死者。爲生番加砵社女土目冷冷。可以補縣志之闕矣。生番嗜殺。居民視爲異類。惟漢奸挾貨以餌。得與往來。或娶番女爲婦生子。稱土生仔。往往播民番鬭。并倚番害民。民甚苦之。記稱宗寶生長於番。娶番婦生四子。始本生番之出。又爲番贅婿。實土生仔中之尤狡者耳。先生知鳳山時。潔己恤隱。恩信浹於民番。宗寶方負固聚匪。肆行無忌。冷冷實二十七社之渠。以戚好故庇焉。先生忽偵知宗寶所在。乘夜馳往圍捕。宗寶逸。獲其黨三十餘人。宗寶懼。求冷冷語告悔罪。先生許自首免死。宗寶果率妻子自縛投案。幸邀輕典。輸徒仙遊之楓亭驛。迨先生受代內渡。而宗寶逃歸。黨黃教爲亂。其負恩甚矣。當黃教之逋也。監司既登白簡。守令無不惴惴。教已深入生番不出。宗寶尚出沒無常。有近山閩粵匪徒。附會爲害未已。大府慮其復熾。檄水師李遊擊長明綠營戴副將廷棟來臺勦捕。撫軍知先生

素得民心。亟令東渡。相機行事。先是先生受代。鳳山民餞送依依。幾擁道不能行。聞其重來。咸躍然曰。賊不足平也。公之德洽於吾民。今復為恤民除害來臺。千里裹糧可無以供朝夕所需乎。於是薪米魚肉蔬果之饋。接踵於庭。凡有指使。競為盡力。宗寶聞而泣曰。吾不得生矣。公不早去。吾罪猶不至此。今何逃乎。先生請於當事。招生番而用之。冷冷聞招。亟率鄰社土目番丁來見。先生犒以酒食。宣示　朝廷柔遠德意。雖在界外。亦宜歸懷。冷冷稽顙以聽。即日發令捕賊。先縛宗寶甥柯來以獻。而宗寶逃入毛絲絲社。冷冷怒。督番丁環討甚急。戴李兩將。一堵其外。一攻其中。先生率佳左莊鄉兵繼之。宗寶窘蹙曰。吾何面目復見譚公。遂自刎死。事聞。大府以平賊檄兵入　告。而臺郡得無後患。蓋教雖為渠魁。實劫牛賊耳。輔以狡黠之宗寶。乃如虎而翼。宗寶死。教與石柔雖漏網。料無能為。不妨以關死軍中存疑息事。向使非先生東來。焉能摧枯拉朽於咄嗟間。益以知善政得民之深。而廉吏之果可為也。先生之行。有繪圖於冊以旌其功者。一時寮采競題跋詩文於後。傳安早歲侍先大夫在都。得見先生。承出圖冊相示。時年尚幼。未解借鈔諸詩文。及官閩中。得交先生次君福鼎大令椧。又未及詢悉原委。愆焉如有所負。得讀謝君斯記而釋然矣。記中訛二十七社為一十八社。又未悉傀儡山之在生番中。宗寶當日若據茲山。先生不得向導。

安能夜往界外圍捕。不稍區別。無以傳信將來。故為之疏證如右。先生名垣。江西龍南人。乾隆戊辰進士。官終彰德通守。當時人頌通明之聖。至今猶思慕不諼云。

澄臺觀海記

分巡臺澎兵備道聽事後。有四方而高之臺曰澄臺。高一丈五尺。覆以屋。設以欄。拾級而登。四遠在目。而西望滄海。萬頃茫然。尤足開擴心胸。故憑眺者以為勝焉。余作郡臺陽。嘗赴觀察約。偶一登覽。未數數至也。南豐謝怡亭宗維。時在余幕。承以萬甫醒齋先生文集相示。因得鈔錄澄臺觀海圖一記。以備海外掌故。醒齋未嘗來臺。其從兄退齋。與觀察奇寵格公賓主莫逆。內渡後。猶眷眷於斯臺。爰命工為圖。而屬醒齋作記。記中但述公望遠知險。撫今追昔。凜凜於全臺安危之繫於尊官。非尋常賞心樂事也。夫官海外者。多不以為履險。而以為席豐。如隙中觀鬪。奚由知輕重緩急。險易趨避。誠如奇公。不豫怠於平時。自不張皇於臨事。其神暇。其慮周。禍患之消於未萌者。豈少耶。余聞公名而未得見。幸與公孫倉場侍郎和桂。同舉進士。并同出令福建撫軍韓芸舫師之門。迨服官來臺。聽父老傴僂而言奇公善政。則嚮往彌殷矣。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即公再莅臺灣分巡之歲也。甲子一周。余以臺守受代未行。奉檄暫權道篆。登臺懷瞻。證以謝君斯記之紀公狀貌言辭。而肅然如見所尊。雖代庖僅

三月。未若公三載之澤浹於民。然時將扃門試士。驟聞北路民聽謠移莊。元戎整旅啟行。有以停考之說進者。余置若弗聞。但從容丹鉛。兼旬而畢。北路亦晏然無事。感能興奇公之處周神暇有合。而不以隙中之窺。貽識士厥乎。自海外設官以來。惟陳清端公及奇公兩觀察。最繫民思。臺以澄名。宜因奇公而并懷清端。至建斯臺之高公拱乾。府志未為立傳。但稱係陝西人。殆無可紀之政績。而藝文所載澄臺記。乃竊比於凌虛超然奚矣。退菴名本量。醒菴名鳴盛。宜附書。

留正趙汝愚論

沈欽韓

非國家安危之所係。於心有不自得者。大臣進退之義。乞身可也。牽邪項領。國近殆矣。度已力不能制。去之猶有說也。遭非常之變。巍然冠於百僚之上。首為衆伏以塞民望。視君父如敝屣騎。猶有一个正笏於朝。奮不顧死。弭汾鼎之禍。而安鴟鴞之室。潢池破膽。漆室額手。其功施之相越。不已遠哉。錢氏大昕之論。以為光宗之末。非真有破國亡家之釁。大臣當斯際。但可為留正之遯。不當為汝愚之舉。何不審於事勢而言之慎也。使宰相執政。相率以遯。臺閣侍從。又且繼之。朝堂既空。光宗豈得偃然於宮闈哉。考葉紹翁周密之所疏記。內外危疑亦極矣。汝愚固自期一死。內侍關禮涕泣于吳后前。以為古無如此事。劉過作詩。有血染長安之語。陳應祥謀舉兵襄漢。為孝宗發喪。幸而立儲大計早定耳。假令事機稍緩。外連彊寇。內變蕭牆。梁國致魚爛。趙氏無炊火。數具臣之名。科誤國之罪。汝愚將繼留正之後矣。錢氏又謂謀之不臧。陷甯宗於秦王從榮之敗。是焉知內有太母為之主。外有郭杲握其兵。趙彥逾韓侂冑奔走其間。嘉王素非有覬覦心也。賢為人所屬望。計出萬全。非首鼠兩端之所及料哉。要而論之。汝愚與正俱為大臣。處人父子間。不能彌縫匡救於前。不能宛轉解釋於後。獨以不孝歸於君父。幸而依人心。集羣策。正斬衰之主。不至徒死而無補。

此高孝之遺澤。宗廟之靈爽式憑焉。前乎此者。不能為汝懸寬也。本其樞機呼吸以身任義。得不謂之社稷臣哉。夫反常之事。未可以為而為。此周章所以蒙垢也。可以為而不為。此田延年所以按劍也。盡匪躬之節者。知有國家而已。豈顧利害於其間哉。錢氏之論。特便於為胡廣趙戒長婾嬰澳涊之風。而不復知有李杜二公其人也。不可以不辨。

書黃石齋為周忠介公碑後

知勇功名。人所揚詡而欣羨也。忠正死亡。人所蹙額而撟舌也。浮慕乎知勇功名者。鮮不以首時貴因為元妙。而以婞直輕發賈禍為不知道。嗚呼。此真偽之所以相欺而敦頑土色之愈以藏醜也。知勇功名。未必然之事也。且沒世而不可冀。忍相安於肢肢墨墨。以生為死哉。古之人雖死而精誠不泯。猶欲揚桂操筴以激發當世。奈之何靦然人也。與菑木朽壤等。吾知知勇功名之必不屬若人也。國之有巨奸元惡。由後觀之。以為天不苟焉。使夫至此極也。為妖為蠱為虎傅翼。不窮於廩欄則其勢不止。身乎遇此。安能不弭之於未甚。甯可不遏之於方張。又何忍逆料其勢之自止哉。假有巨室燎焉。其間黨操瓢而往矣。或持杆而投焉。或偃然安卧若無聞焉。事定論之。必曰操瓢者人情也。偃卧者忍人也。益火者凶人也。事之毒痛什伯于此而欲禁其家

容之不焦頭爛額乎。又庸知助虐之不止於投杼。則渠知吾力亦不僅于操觚者乎。凡夫仁人君子。固千世而一範者。周忠介公。當天啟中。抑抑小宦。無所抒其忠言至計。不得意而歸。苟然偃仰林壑。口不談時事。亦嘿然無汙耳。公則思之熟矣。國賴以僅存者。人材未盡亡也。綱常未盡滅也。公論未嘗失也。當魏閹之得志。有一者存焉否乎。彼日以鼎鑊焦不可屈之人。用脅其可屈者。日以紼紱飾無不為之人。因誘其不為者。顧睨熹宗猶孤豚耳。鉤黨既起。告密方張。必使忠義之氣盡消。廉恥之道盡喪。而後肆其所欲為。士君子當此。有必死之心。則天下有復生之氣。抽肝涉血。公固決于義而為之。後世亦可以聞風而奮矣。漳浦黃公。與公一輩人也。其論此理尤鑿然明白。嗚呼。世之欲為胡廣趙戒多矣。固有未必盡全如張華王涯其人也。當熹宗中。麻城梅之煥。亦忤魏璫歸。聞楊應山之死。慨然以為登仙。日望緹騎之至而不得。彼誠可語于殺身成仁者。死亦豈人所自主哉。吾嘗慨班固論王章何武翟義等。詞旨抑揚。不一伸忠義之氣。彼誠以夭死為非道邪。而固卒以非道死。噫嘻。得其死者。天邪人邪。

徐孝子傳

徐孝子。名有章。字子簡。其先名履泰。自崑山縣移居吳中。考曰明。字自遂。明崇禎末

選拔貢生。遊都下。甲申之變。道梗不得歸。孝子生一年矣。明之兄吳庠生曰府君。畢孝子隱居靈巖山之象形巷。不復出。順治初。方需人材。令勝國貢舉人並就吏部常調。孝子父明為人所持。度不免。就注廣東瓊州府某縣教諭。寓書于兄。以妻子為託。時聞其仕。怒詢之曰。生無相見。音聞遂絕。而廣東為桂王據。洎其滅。尚可喜鎮之。後連亂不定。明之作止不可悉。久乃審其棄官為僧。蓋激于兄之言云。孝子稍長。得吳江金文通公即第。朝夕南向悲戀曰。吾父何往乎。遂裹糧若浙若閩。而廣之瀕海。若貴山。流土所治。靡不至。觸戈矛。犯蛇虎。三十餘年。無所聞。自是終身慘切。無伸眉日。傳遊迹之士。往往萃滇蜀。然二方尤荒儌。孝子年六十矣。益令家人縫鑼製跂蹻。為萬里行計。會婦家金氏授四川松茂道。招孝子往。則喜曰。吾自此穿蠶叢入劍閣。由江油左擔窮黑水。入番境。不得父。將自越嶲涉大渡。至兩林。盡滇界金沙之源。雖足之窮。必有遇。不則僵仆霧露。不空歸矣。呼畫師圖其貌。與家人訣而行。至松潘。未幾病卒於城西南之大悲寺。其二子某某。扶圖迎其喪。臨發往辭金氏。返見圖像有書數行云。形容憔悴。獨坐何為。紙上相逢。令人傷悲。又系七言詩四句。不署姓名。墨漬甚縮未乾也。驚問寺僧。曰。適某寺老僧來書此。自言亦姓徐。吳人。二子大駭。挽僧往迹之。曰。日暝且城下鑰矣。比曉叩其廬。應者曰。午出未歸。歸無時也。二子欲止柩。

期必還。金氏再使人探之。則已打包去。因止之曰。而祖已離世網。度必不歸。且知而父歿於此。適來即逝。豈而兄弟所冀遇乎。二子不得已。奉孝子之喪而歸。明竟不知所終。

論曰。昔晉陵華寶七歲。其父義熙中戍長安。撫其頂曰。歸為汝上頭。已其父竟不返。寶終以童丱老。徐孝子思其父。六十年不可見。而孝子終以客死。若此二人。雖年歷華皓。其荼苦銜痛如一日哉。若朱壽昌棄官尋母。誓以必死。及遇母于同州。蘇文忠集詠揚之蜀綵衣迎養。天下之樂。無以加矣。同時吳中黃端木亦閉關走姚安萬里迎其父歸。一時學士大夫。歌詠稱道。比諸壽昌。殆亦精感冥赴。有默相之。抑事之偶合而未可必者與。然孝子之恨無窮矣。是宜尤矜惻而亟表樹之也。必徵其所終。覲其偶合。則忠臣孝子何賴焉。嗚呼。孝子遠矣。逝二父之心。亦猶遺民之志歟。

遊金華北山記

顧吏臣

金華。古婺州也。其南則崇山複嶺。綿亘數千里。土人所謂南山。其北則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仙人棲止之所。神龍出沒之鄉。遊者嘖嘖誇三洞之奇。而稱鹿田之勝。丙子七月七日。余與邵武楊荷初仁和邱轂泉同遊北山。屏幢僕。以土人為鄉導。乘三板輿。出迎暉門。迤邐而北。曉日初出。林霏未開。行不數里。而羊脂白石。猪血紅泥。青山面起。鏟甲平鱗。儼而秋潮萬斛。天半飛來。晴山噴雪。夾澗跳龍。此瀑布聲也。畧約橫流。茅亭貼地。臼杵轆轤。遠近相聞。此水舂聲也。漸行漸近。而不知入山之已深矣。忽焉白雲封頂。微雨東來。而路轉峰回。嵐凹漏日。瞬息之間。晴陰不定。山中朝暮。氣象萬千。甯造化之奇詭。抑山靈之變幻歟。行二十里許。但見鳥道盤盤。羊腸曲曲。轎如蟻附。人若猱升。三人舍車而徒。白袷單衣。仄身裹足。進一石屋。雲根如畫。旁有小洞。深黑不可入。中塑白衣大士像。巖鐫白衣洞三字。舊傳講堂。洞口古樹。盤孥離奇。深厂石孔。夭矯如龍。洞底噴泉。一泓可掬。土人謂余曰。風雨時有神龍出焉。草中殘碑數片。皆前人記遊詩耳。出洞口懸崖絕壁。攀附直上。喘汗浹衣。山行六七里。漸聞叱犢聲來。午炊煙起。平田似罫。香稻如雲。玉女耕田之鹿。仙人叱石之羊。猶躑躅於清風明月間乎。山之頂構精舍數閒。署曰福庭文圃。為鄉人祈禱壇焉。既而斜陽西去。

林鳥催歸。余苦足痛。而楊君健邁異常。踏危崖如履平地。洞天福地。所之畢窺。而冰壺洞。則因余之倦。而不復遊矣。於是懸輿而下。越嶺而歸。暮靄蒼茫。曉鐘瀏亮。林麓中金碧森森。精藍十笏。頗可怡情。此永壽禪寺也。山城隱見。粉堞參差。指顧間已昏黑不可辨矣。窮一日之力。而登千仞之岡。振衣晞髮。飄乎欲仙。壯懷渺瀰。洵可樂也。途中所紀。得絕句三十韻。語無詮次。聊誌實耳。未足為采風者告也。

廣原毀

任兆麟

卞玉隋珠。希世瑞寶。瞎投焉。鮮不驚且走以為怪。夫此驚且走。寶自若也。麟鳳非聖人不出。而昧者駭為不祥。麟鳳自若也。夫人患非卞玉耳。隋珠耳。麟與鳳耳。果有是也。彼驚且走駭為不祥者無傷也。或曰。是非偵焉。如公道何。顧處此抑有道矣。世運之變。起於爭。爭則正常不勝不正。何也。陰二而陽一也。且毀者。釁之撖以嘗我也。我不懼其微。懷焉與之校。彼益得肆志妄讟。且出之有名。故處讒謗而爭者。大患也。昔呂文穆聞此子參政之言。不欲知其姓名。真休休之度也。鄒無正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委土可以為師保。彼營營者蠅。何止委土為謹爾言。修爾行。平爾志。邁爾節。遣佚不怨。阨窮不拙。進有所挾持。退亦得自安之道。是光明卓越者仍在我。而萎薾屈伏者終在彼矣。韓子斤斤於責己責人者。大要如此。至云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則余不能無惑焉。謂其在外者可勿問也。第勉其在我者而已。自愛其珠玉。以為麟鳳於斯世。夫且不邀千秋之譽。而遑恤乎一朝之毀。

鄼侯論

蕭鄼侯何為漢功臣。將如雲。臣如雨。孰與何爭烈。然吾謂其處君臣朋友間。舉不克

盡其道也。韓信。何所薦也。破魏攻趙。北舉燕。東擊齊。南臨楚。一戰而天下定。功不亦多哉。信之功皆可之功。何不負漢。信不負何矣。裂土而封之。宜也。未幾奪其軍而執之。甚至殺身夷族。人咸曰呂后殺之。高帝殺之。吾直以為何殺之也。何也。高帝信何。何知信。使何早諭信以天命所歸。大義所絕。使之澤自斂抑。俾無郤以啟高帝之疑。則信不死。抑或潛向高帝。道其竭忠之志。效順之誠。塞讒間之口。以堅高帝信任之心。則信亦不死。矧蒯徹之言不聽。而迎帝於陳。則信之無叛志。章章已。信之叛。帝激之也。使何表其心迹之無他。并其得罪之由。委曲道之。豈以高帝之明。終不省哉。則信仍不死。而信死矣。故曰。何之功。信成之。信之死。何殺之也。或曰。安知何當日不與信言之。帝言之。舉不見用。而至此。是不然。史稱后殺淮陰侯韓信。又稱呂后與蕭相國謀。是不惟不救之。且共謀之。則非何殺之。誰殺之也。或曰。何知帝而已。本不為信也。利於國家則舉之。害於社稷則去之。不知吾所以責何者。正以其不能為帝。非徒不能為信也。以信為才薦之。又幸其敗收之。是陷信於不忠。而何亦不義。使帝用其力以成其功。即忌其功以戮其身。俾當時之臣。多惴惴不自保。後之人每廢書三歎。以為高帝如是其慘刻也。是又陷帝於不義。而何又不忠。不忠者信也。不義者帝也。不忠不義者何也。信之不忠。何之不義成之。帝之不義。何之不忠成之也。吾故曰。何

於君臣朋友間。舉不克盡其道也。

杜黃裳論

料敵之審。知人之哲。任賢之專。三者立國之大計。非可以一二事言者。即以一二事言之。而愈見非三者之無以立國。唐藩鎮劉闢叛。憲宗討之。而重於用兵。羣臣皆以蜀險故難取。杜黃裳獨薦高崇文才略可用。又請勿置監軍。憲宗從之。平成都。於是人皆稱黃裳之知為不可及也。嗚呼。黃裳誠知。而止以討闢一事稱之。猶淺之乎知黃裳矣。蓋唐之紀綱。壞於藩鎮。不加以威制。國勢將不復振。故其請討闢也。豈徒在闢而已。將以儆凡不奉法令之藩鎮也。特討自闢始。賢者國之本也。用賢為國植本也。而或遺草野。或置閒散。實撥其本。大臣憂之。思有以用之。用之必有繇始。則始自高崇文。至中使監軍。唐之大患也。始之所以亂天下。終之所以失天下。皆繇於此。此之不除。則藩鎮不可討。賢人必不可用。黃裳之亟亟為此言者。所以剪藩鎮之羽黨。去賢人之蟊賊。豈僅為討闢用崇文計哉。然闢自此討。崇文自此用。勿置監軍之效。已章章可睹已。惜乎憲宗不能深知黃裳。特一試其言也。假令憲宗能體其意。閹宦一切勿用。忠良任之勿疑。而天下之叛臣可盡誅。忠良可盡用。治轢三代之隆無難也。奈何一闢誅而凡為闢者置之。一崇文用而凡為崇文者遺之。正人日遠。匪人日

至。不惟以中官為監軍。且以為制將都統。吐突承璀以致大業不終。身罹不測之禍。豈不惜哉。或曰。黃裳之用心如此。洵不愧大臣矣。獨是闢誅之後。胡不聞其復有言也。曰黃裳何嘗不復言也。李師古卒。其下奉師道為帥。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即討闢意也。為上陳自古帝王惟任賢才為務。即用崇文勿置監軍意也。憲宗或不聽。或聽而終不用。而黃裳亦不得久居相位。是以料敵雖審。知人雖哲。任賢雖專。卒一試之而不克大用。是憲宗之失也。

禮部尚書任公神道碑銘

乾隆十一年。予告禮部尚書任公年七十。以正月十八日卒於京邸。越三年。葬於桂林山先塋之次。迄今二十六年。碑表之石未立。又所為家傳。載宗譜者多略。兆麟於公為從孫。恐公之生平大節。久而湮沒也。謹以夙昔所聞諸先人者。撰碑紀實。揭之墓簡。以示後焉。文曰。我任姓始祖先賢任子諱不齊。在孔門七十二賢之列。傳八世。諱敖。又五世。諱光。並以漢功臣。終漢世襲侯爵。又二十世。諱昉。任梁官御史中丞。歷義興新安太守。謚敬子。實為江南始遷祖。又卅世。諱顯。登咸淳戊辰進士。始著籍溧陽。迄今五百年。子孫蕃衍。稱衣冠鉅族。自先賢至公。凡七十四世。公諱蘭枝。字香谷。一字隨齋。曾祖諱應宿。祖諱一紳。皆有隱德。父諱文煒。中康熙二年舉人。官無錫

教諭。以文行道諸生。沒祀於學。三世並以覃　恩累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公生而穎俊。天資絕人。九歲誦諸經左氏傳。十歲能文章。年十七。為縣學生員焉。父老病失明。歸田後。寢食動止須人。公備盡孝養。頃刻不離側。父亦樂而安焉。康熙五十二年。　恩科魁鄉薦。聯捷魁會試　殿試對策。尤偉麗典則。特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入直　武英殿。繕校周易折衷性理精義諸書。雍正元年。充起居日講官。入直　南書房。遷左春坊左中允。奉　命提督四川學政　賜西清南董御書。二年遷右庶子。兼侍講。轉左庶子。兼侍讀。時並在蜀。蜀以僻遠。少工文者。試院多積弊。公立科條悉革之。每試所屬。閱文過夜半。猶覆檢恐有遺才。常召諸生。訓以學古。不宜自安固陋。跋事來謁。則戒以為善。貽父母令名。反覆申訓。至有感之泣下者。蜀人咸謂自蜀有學使來。未有如任公者。還朝。
世宗有天下學政第一之褒。五年。遷翰林院侍講學士。再遷少詹事。未幾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九月奉　旨宣諭安南。初滇之開化。與安南接壤。有鉛廠山地四十里。淪入彝中。督臣以中國舊境。奏請復之。安南抗不服。督臣請討之。
世宗特許以地予之。而恐安南昧順逆理　詔公宣諭。猶以安南不測。戒勿遽入。須先至滇。與總督商度機宜。俟可乃往。使未至。而安南上表悔罪。

世宗賜敕諭旨。即命使者齎以往。時雍正六年四月也。天方就暑。南中瘴癘蒸毒。安南以炎酷為辭。請秋時送使者。公曰。王事也。詎敢稽日。馳馬穿箐峒以道粵西。五月丁卯。至鎮南。前驅款關曰。天使至。安南使與官范謙來迎。望見　詔書。皆拜謁如中國禮。遂出關。守土者。欲以兵千人為衛。公曰。何益。適滋疑耳。惟以執事及從者行。既至。使示國王跪拜儀注。安南有鄭國公者。世掌兵柄。無大小皆決於鄭。王坐擁虛名而已。至是以書來。則鄭銜與王並列。公怒而叱之曰。此陪隸也。而僭侈若是。安南且不國矣。趣使更之。鄭聞之慚憤。為言於王。以書來。言從前拜詔。從五拜三叩。是禮也安南所以事天。以事天者事帝命。度無所失。三跪九叩禮。安南不習也。彼此互持。反覆移詰。至七日。王意奪。始盛服出迎。欲使者由左門入。公曰。吾詔使也。何左門為。王不能荅。既而上殿。率與官跪拜如故。俗請讀　詔。公正色大言曰。使者宣讀　詔書。以王能遵中國禮儀故也。今若是。當奉　敕還京師耳。安得為王讀乎。語未畢。殿門忽闔。番目酋長彝隸數千人。佩刀雕弓環戶外。從官皆失色。虞有變。公屹不為動。從容曉之。王怵然感悟。麾眾退。卒行三跪九叩禮。乃更諭王以

聖天子綏柔遠人至意。王宜益效恭謹毋負　天朝恩。於其還也。王贐千金。餽方物。並卻之。歸奏。

世宗喜。賜紅絨頂冠曰。吾為汝加冠。蓋異數也。九年擢兵部侍郎。署刑部。遷吏部右侍郎。十年辦理刑部。轉吏部左侍郎。世宗以安南之役。謂公忠厚誠實。可大用於時。被

旨按獄自辛亥至甲寅。數奉使。若江南河道康宏勳毛演總管巴什等。凡所告劾情辭嚴險。公悉穎其隱而持之以平。有袁崧者。良鄉縣丞也。告諸河官李壇黃瑛等侵漁狀。坐訟者至數千人。

詔公鞫之。被累者皆薄其責。十一年。充經筵講官。協理禮部事務。十三年。

世宗升遐。恪襄喪禮。恭題

世宗憲皇帝廟主。上

尊諡冊文。時稱大手筆。公本以文儒。雖歷任卿貳。司

國政。然朝廷大著作。必使兼領焉。雍正中立賢良祠。至是

詔王大臣宜各立傳。公與尚書吳文恪公共成之。又命輯執中成憲。復充八旗書館副總裁。充一統志總裁官。奏增故相蔣文肅公所定凡例為二十一類。

今上御極。授禮部尚書。旋充

五朝國史總裁官。奉

詔修禮書。乾隆三年。調戶部尚書。四年。仍轉禮部。五年夏。因太常閣某事。更議鐫秩。七年。復調兵部尚書。未幾。仍為禮部。時年六十六矣。公自登

六卿。在禮部且十年。凡鴻儀鉅典。吉凶賓嘉之事。皆所總治。非淹洽掌故者。多不克勝。故人謂公為大宗伯。尤宜其接僚友及諸司郎官。藹如也。至大端所在。侃侃執持無少假。有山東人自稱孔子母施氏後。列於官。侍郎方苞為請於朝。
上令廷臣議。有謂事屬先師母。即疑似猶當予封。公獨據韓敕史晨碑水經注駁之。
又請復韓文公後裔為五經博士。報可。他如祀先蠶。建雩壇。議歷代名臣配享帝王
廟。皆公所奏定。十年。公以疾乞告歸。
上允所請。俾以原官致仕。公篤於天倫。厚於故舊。先世有田宅。悉推與其弟。寬以待人。未嘗揚人過。見有片善。必為稱道之。尤精於衡鑒。歷充庚戌癸丑會試總裁官。癸卯江西。乙酉浙江。壬子順天鄉試正考官。戊戌癸卯丁未會試。丁酉順天鄉試同考官。教習庶吉士。考試中書拔貢。所得皆知名士。凡臺閣鉅公。數歷中外者。半出公門。當世有任大宗活文昌之謠云。公少喜為詩。並工古文辭。及典試江西。視學蜀中。覽匡廬彭蠡長江之勝。行劍棧觀峩眉。篇詠尤多。有見南樓文集二卷。詩集二卷。行世。配費夫人。子二。端書。乾隆二年。 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聚書。六品蔭生。早卒。女二。長適費傑。次適豐縣教諭嵇璥。孫四。銘曰。
維任之先。發承東魯。公世載德。克光前緒。黼黻三朝。化洽隆古。皇華載使。懷柔南土。

帝用嘉美。女長禮部。婉美軼襲。人文咸欽。經肆攸宜。和衷殿陛。卿雲景星。和風祥雨。
榮遇始終。明農引去。公有令名。千秋表著。桂林之岡。先人原樹。史臣載考。我銘其墓。

管仲論

王慶麟

管仲疾。桓公問之相。仲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蘇洵著論。責其不能薦賢自代。以啟齊亂。王子曰。善夫。惜也。未足以服仲。仲天下才。鮑叔賓須無隰朋輩不能及。無以制三子。能制三子者。獨仲耳。吾獨罪仲得君之專。覩桓公好尚所蔽。舉三子捽而去之。若拉朽耳。而漠然不關其慮。至將死而以虛言禁也。左氏記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當時三子為患於國。大略可知。仲為相二十六年矣。南征北伐。踴躍興師。風雲乎感。烜赫無偶。而亂本成於內。罔聞知也。且桓之荒也。鮮起婦人。摟諸侯以潰蔡。仲復將順其惡。頓兵召陵。格君心之非。宜如是邪。大臣之職。在弭亂於無形。攻邪於未發。仲在此。而使公內嬖有六人。外嬖有三子。邪。韓愈曰。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視其脈之病否。桓之朝服渡河也。望其氣焰騰騰盛矣。而脈已竄失於內。仲死而桓亦不生矣。藉令如蘇氏言。仲死而舉賢以自代。無論鮑叔賓須無數人。外齊國無人。即有英才埒仲。英桓耄老。能復如少時英銳。尊以父而舉國以從耶。即舉國以從矣。姦回之勢。蟠固餘十年。新得政者能束縛之。使惟我所為耶。且桓死去仲死無幾時也。立譚之閒。而即望其撥內亂。靖外變。才即什伯仲。必不能。嗟乎。古今之變在外者易見。故易制。在內者則不可知。病未深而藥之。功倍。而元氣不動。脈已敗矣。幸

遇良醫。死者什九。三子之欲得仲而甘心久矣。幸而先桓死耳。不者五公子交訌於內。仲能免乎。故大臣不尚才而尚識。識生於學。

令尹子文論

悖哉姜氏之論也。其言曰。任事之臣。日夜揣摩利害。以身當其難。及其計左事敗。輩常至於可殺。以是深惜子玉之亡。而信子文之非失舉。王子曰。子文之失舉也。決矣。子文當國久。年老矣。得臣新發於硎。悍暴不馴之氣。如疾雷繞其上。子文畏之甚。因其伐陳還。奬授之政。蔿呂臣非之。乃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是其深畏子玉之不靖。將如後此蔿賈殺鬬般之為。而陽託於賞功之典。陰以博其歡心。使無逞於己。以就己退閑之謀。而直以令尹之任。單國之事。為孤注也。城濮之敗子文為之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言行軍。則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蓋大臣當國。有敦固不搖之氣。乃有張皇克詰之風。有沖虛不恃之心。乃有韜鉅克勝之力。蔿賈曰。子玉剛而無禮。子犯曰。子玉無禮哉。此其剽輕褊淺。國中稚子知之。敵人知之。胥子文不知之邪。欒枝對楚使曰。敬爾君事。蓋深誚其以戰為戲之言。而識其挫衂也。必僥倖使違穀之誅。罪歸舉者。子文何辭以免。且姜氏之言曰。設成王能如秦用孟明。晉用荀林父。俾之復位。修政息民。以待其隙而再舉。晉楚勝負未可定。是又

不然孟明智士得臣拙林父弱人得臣僅過三百乘不能入政何以脩報七人實三人耳民何能息眾欲止則不可曹衛告絕則怒使闘勃請戰使伯棼請戰盤夫耳安能待隙而乘再舉即再敗緘不殺何為非楚子殺之實子文殺之也嗟乎趙衰舉說禮之卻縠晉以興子文舉無禮之得臣楚以敗大臣舉賢援能甚不可苟也討左事敗罪至於可殺其所任何事乎唐宋以來禍亂相尋未有不辯此者

然明欲毀鄉校論

秦人之絕學也無惑也我論世至春秋於鄭人欲毀鄉校事作而歎曰嗟乎人心之死也久矣燔詩書坑學士此其兆乎蓋自王迹既熄天王綴旒依古極亂之世未有過於春秋者弒奪忝報兇殘頑暴之徒駢趾而立僕使周不封建無并吞攻伐之事以奪其勢則倔起而作難者鄭寤生楚熊虔宋茲父晉州蒲輩之滅絕人理即秦皇無以過也其燔詩書坑學士決也志不能逞則惡名不欲獨受帝者即不足令天下猶欲借虛文以倜偶宇下小侯其後即裂為七國尚未能決然為之也究其淫驕蠻類於詩書學士而欲去之為快者人有同心而發之不能驟去之有同心故天下日益擾攘相視而不能驟簇故日相尋於變亂而支柱猶三二百年而封建廢矣秦皇帝以一人鞭笞六合即決然為之矣夫自春秋入戰國由戰國而為秦無一日而非

燔詩書坑學士之日也。獨秦皇決然而燔之而坑之。其決然而燔之而坑之者。實有見夫詩書學士之無用已久。祇足以牽掣政權。又並立者無人。無事以虛文倜唱。其事固春秋以來勢之所極。而其心即鄭人欲毀鄉校之心也。且大學之不可去。惟三代盛王。乃有以知其意。以是安天下之性命。而固百姓之心氣。孔孟欲振之而危於天。相搏相噬以待秦皇帝決然去之。而大創之。子產曰。大決所犯。傷人必多。不二世而驟爲什矣。嗚呼。學果可去乎哉。

王安石蘇洵論

士有不幸而得志者。王安石是也。士有幸而不得志者。蘇洵是也。安石志行皎潔。根本盛大。言事書及諸劄子。言言經術。非洵所能及。諸新法皆先王舊章。得人以行之。實足救世。而當日在朝諸臣。才之大實未有對安石者。故卒爲小人所乘。身名俱裂。向使抱書以老。後之學者。宗仰遺文。有不欷歔歎息於宋室之不幸。不得斯人爲救時之相乎。嘉祐初。洵出山以文干諸公。歐陽修曾鞏。皆有虎帥以聽之意。惟安石薄之曰。戰國之文耳。余讀其書。尚威而輕言戰。幸而其言不售。設朝廷以後之用安石者用洵。吾知變速而禍大。後世之詬誶。當有甚於安石者。洵著辨姦。世驚其智。今獨非之。夫以衍杞方安石。亦可謂儗不於倫矣。究其所謂姦者。不過曰面垢不洗。衣

垢不滌。衣巨盧之衣。食犬彘之食。耶今夫獲巨盜者。必得贓證。迺可具獄。未有懸決其後日之將為盜而先窮鞫之者也。安石刻厲清苦。本諸性生。若欲以囚首喪面者。指為悅人而肆其姦。而與自宮之豎刁。殺子之易牙。同律而科辠。不亦怪乎。洵特挾私憾而妄言之。不自意妄言而眞中也。後蘇軾在朝。力詆伊川之姦。蓋襲其父之故智。以倖一中。而竟不中也。是蘇氏之家學也。或曰。然則安石賢乎。曰然。安石信古而不通今。即洵亦賢者也。其學通今而不師古。兩賢一用一不用。千載身名。判若薰蕕。爲序。後之人有過於兩賢之學。始可以得志不得志為忻戚也。

梅苑陵集序代

宛陵先生。崛起宋天聖中。盪滌崑體。力追眞古。同時歐陽公最知賞之。後世歐梅並稱。比之韓孟。予嘗持論。以為韓不如孟。歐不如梅。時人不以為然也。夫風雅氣脈離合甚微。古所謂詩人講諷怨刺。必與六義之旨相左右。使讀之者。感激慕悲。悲喜憂愉。各從其類而不自已。此詩之所以爲工。不然者。縱極詞句之美。於風雅之眞源遠濶矣。韓詩曰。低頭拜東野。歐公讀梅氏詩曰。哇咬聾兩耳。死不享韶咸。誠歎知音之難。而自知不足。故云然耳。論者乃謂二公推許已過。豈不陋哉。且夫入深山者。巉巖穹谷。幽晦窅邃。灌莽四塞。同遊者腰肢相顧。不敢進。有一人焉。攤炬直入。後至者或

偏採荒怪。所窮遍於是人。其才力豈不雄且傑。而必以擁火直入者為首庸。且能留其不盡。亭毒元氣。用意尤妙遠不可測。先生於極敝之際。諸大家未起之先。掃淫哇而返正始。功與唐陳射洪張曲江等。後此蘇黃范陸賡續而起。才力適當。而淵於風雅。時亦不免。蓋縱其才力者。正其所以不及也。今諸大家制作。家吟戶頌。而宛陵一集。若滅若沒。編簡脫落。無適耳食者衆與。抑世無韓歐。真賞誠不易與。予來守是邦。覽其山川。仰先生之風。閒以休瀚。登高賦思詠謝守風中鼓琴之致。北望敬亭太白之靈蹤。猶相羊巖壑閒乎。南瞻柏視雲木蒼鬱。先生墓道在焉。而其東則沃洲亭。詩所謂當年吾叔讀書處也。因歎是邦山水文章。迭相映蔚。都人士其將有杳然粹清。討論風雅之原。以無負刺史新望者矣。今其賢裔煥補刻全集。因序於予。予知先生詩將大昌於時。而歐蘇諸君子接踵出也。故於其成也。告以先生之詩之所以為工。而不敢徇時俗之論云。

書望谿集後

知取道之大原。不專主於為文。而文詣極者。於唐得韓愈氏。於　本朝得方苞氏。方氏不家於文者也。究知天人之故。剖析性命之微。積理厚。故言有物。積氣厚。故言有序。不務為汪洋怪奇。恢廓形貌。凡無益於人心。無關於學術者。屏不見於文。其見於

文者。必有所不得已。空曲交會之處。必有名理騰躍而出。令人慨然有周孔之思。而其事關倫理。感動心脾。使覽之者惻懼迭作。不敢萌邪心。予取其文所以治心。心正而後道可見。豈徒然翫其文筆而已哉。且夫洞視萬古。憫惻當世。大挽頹風。教人自為韓子之作。所以佐佑六經。而自中唐以後。千餘載未有能尚之者也。方未嘗規規於韓。而其道固韓之道也。持道以衡文。即柳猶不得妃韓。侯朝宗王于一魏凝叔諸君子。特文之雄焉。爲足以壓方氏。客有舉某氏之言。訾其力之薄者。余曰。文之厚薄。在理氣不在他也。彼見方氏義法嚴謹。不務為汪洋怪奇。恢廓形貌。遂漫然云爾。今夫扛鼎而飛。盪舟而趨。力也。有際者。句道力惟無際。無際故厚。擇棋之稱韓子曰。拔地倚天。

遊敬亭山記

宣城。山國也。敬亭在城北十里外。予來適四五月。秋深矣。始往遊焉。初如行城市中。過木壇寺。漸有山氣。而地悉平迤。一回顧。則竹樹翁鬱。煙雲蒸媚。乍高乍下。路一綫如齒齧。紅塵起其中。即所來徑也。如是四五里。聞雞犬聲。若在雲中者。有殿石坊。薜荔綫之。僅可辨亭字。穿雲亭也。山漸高。路窄。容一人步。荒草長於人。二三子相扶攜而上。時相叫呼也。江子稔遊於此。疆之先行。予藉草少坐。樵者數輩行歌來。與之語。

愽而顧。若麋鹿不可接。起去又數里。絕無人逕。石磴窈窕。一徑千繞。二三子四散行崖巖中相叫呼。迷所出。但見烏帽上下。僅少一人。則白生年最少。身短雜亂草行。不可見也。遠望絕頂翠雲庵。如朱几側置。同人目注之。轉注轉遠。僅聞笑聲且以手招者。則江子在庵中。已煮茗久待。下而迎。日影與遠水交。光若倒鏡矣。庵門偃月。依崖壁為欄楯。由靈異居螺旋而上。倚門外望。重山複湖。濃雲茂樹。亭臺樓櫳。紅綠飛動。時有白光衝而上。與紅綠者回互。如作畫者暈色。則績溪天目諸水。百餘里遠來。而合流於甯國五湖。天風撼之。遍見奇狀。於是二三子相顧駭怪。疑遊月宮中也。舊有雲齊閣額珠樓。今圮矣。碑碣縱橫。山僧橫疊之。用閑雞犬。予以水拭穢。率郡大夫詩文。庵東偏為七賢祠。屋宇稍整。七賢者。謝朓李白韓愈晏殊范仲淹張慎言姜埰也。左壁有劉公景祠記。論姜黃門大節。甚淋漓可觀。予久坐階下。告二三子張姜二公遺事。各慨歎而起。予欲默記鑱壁舊碑。且俟月起下山。光景當有異。同人畏路難。不果。同遊者華亭吳子。予同學也。潘子江子。邑秀才也。白生。潘子學徒。攜榼從者也。嘉慶十八年九月某日宣城寓齋記。

鵾鵬館記

壬申秋九月。家君載書攜家具來宣城。既至。入聽事。有解舍如閣中見天甚小。額庭

以臺。前尉某君葺以觀優者也。老梧塞庭中。庭濶不二丈。蒼幹十圍。赫然植。不見枝葉。舍後棄地一區。萬蛇於冢。荒草齊人頸。迥墻迥驛。環境之山。始軒豁呈露。隨其堂臺化為庭。梧枝四散。敲屋齒有聲。若弛弩撥。放日光入室。室寥豁。左設閣扃。通內屋。後糊窗四。四山老翠。撲踊几案。閱市。買三四架。藏弆圖書。牓曰鷦鷯館。然自是客鮮有至者。庭階寂寂。歌歡偃仰。課童子章句畢。輒手函。督孫奴種菜。編枳為籬。籬外疇瓜區芋。牙錯無隙。爰有梅鞠蘭蕙桃華芙蕖。四時華木。膧朧籬內。庭西角乞植蕉雜山藥。窗布梧趾。三五之夜。明月滿地。梧影駁犖。清風自生。不知身之在何境也。其明年四月。予攜婦子來依。跨庭闢小室。容一人坐。家君有所作。輒呼和之。予亦閒製雜文。然多自憙。然皆不示人。家君所課第五弟也。予方日授友光孟子。或他出。則兩童子并納一室。今歲初夏。三弟復挈眷口至。小兒女益猱雜。滿奠八九輩。牽衣穿走廊閒。可笑人也。閣者籠畫眉欄際。飲牛脯過多。輒喉澀。奴多行山中。得鳥曰柳葉。試小竹籠。寘故處。貓見之。常躍起欲嚙。家君飄然。誦張茂先鷦鷯賦曰。蒼鷹鷙而受緤。鸚鵡慧而入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幽縶于九重。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翮而為庸。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容。予退據梧而歌曰。大侯鐘鼓。鷦鷯睨猗。淺渚稗稊。鳧鶩亂猗。一枝婀娜。亦自韻猗。海天空濶。人情可靜玩猗。歌畢。月露浩然。梧子如雨。

破恃

顔日新

人可以無恃乎。無恃則傷矣。人可以有恃乎。有恃則亡矣。魚之中鈎也恃其水。獸之中穽也恃其林。鴻鵠恃高飛。而繒繳下之。蠱蟲恃懷毒。而頡摸隨之。故善於恃者。有恃而無恃。聖人知其然也。故智可以試而不敢輕試。勇可以示而不敢輕示。不矜富而肆强。不倚貴而使勢。知智勇富强貴勢之可以勝而亦可以敗也。今夫兵刄所以殺人也。而有兵刄者。不皆能殺人也。操兵露刄而臥之敵之境。則不如徒臂奮呼而過之矣。非徒臂奮呼之果威於兵刄也。則恃者之過也。周末之國。無大於楚。楚恃其大而滅于秦。秦不懲楚。盡并六國。很戾用威。貽怨天下。以爲天下無難之者。而項羽沛公俱起匹夫之微。資以入關。鄉使秦楚之大。安不忘危。盛不忘衰。不忌忠信。不行苛政。立于可恃之地。爲不可恃之勢。夫孰得而滅之。故其所恃者。乃其所由亡者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决才

定天下之大計。任天下之大事。言天下之切務者。必歸之寛大和柔之士。彼急切抝執者。不與焉。夫處寛大和柔之士于儔人之中。則必不能如急劇抝執者之莫敢相犯也。然而定天下之大計任天下之大事言天下之切務必歸焉。彼其度量恢廓。其

於小事也。必有所不屑。有不屑。則必有所待。待其可為而為之。而後舉天下而措之于乂安。陳平之治漢。諸葛亮之治蜀。顧雍之治吳。王導之治晉。房元齡之治唐。韓琦之治宋。皆用此道。而數君子者。不聞與羣下爭能。故羣下各得盡其才力。以為數君子用。商鞅反之則敗秦。王安石反之則亂宋。鞅與安石。急刻拘執者也。非治天下之才也。狐兔羣于林間。楚鷹不之顧。待夫鵬至而後下之。鵬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而下之。愈于狐兔者萬矣。而勢且有所甚逸。故曰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

物說

蟭螟巢于蚊蜨。則以蚊蜨為天地。豕虱處于奎蹏。則以奎蹏為天地。李桃蛊其內。菽麥蛾其中。物莫不有天地也。視其受之者為之。受之者有大小久暫。則以大且久者為然。而以小且暫者為否。然而受其受者。不知其大小久暫也。營營然往逐逐然來。終身苦樂于其間。而不知外之有物也。是何故耶。蓋天地者。生機也。天地生物而物復自相生。我生者謂之物。而生我者不敢謂之物。夫實則無非物也。無之非物而無之非天地。然則雖天地亦物也。夫安知不更有物焉以物天地者耶。